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106
冊數	93	(卷)
函號	286	8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明刑部員外郎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六

狄青 孫節 附 蔣偕 張

竇舜卿

劉曰祥

賈逵

燕達

楊銖

宋守約 子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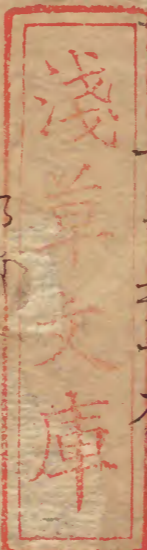
周美清 孫永

神世衡 子古 諤 道 師 孫

姚兕 弟 麟 子

劉舜卿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御馬直選為散直會計
趙元昊擇衛士從邊以青為延州指使行軍常為先鋒凡四年
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入破金湯城時宥州屠呢咩歲香毛奴
向羅慶七家口等族所燔積聚收帳於三口前後再算之九橋



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長。嘗賊去。也偏
將屢敗寇復夫至青方被創甚遽起馳赴之衆爭為用賊皆披
靡莫敢當經略判官尹洙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
人一見奇之待遇特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
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
以功累遷西上閣門副使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
討副使至捧口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惠州團練眉州防禦使
數戰有功元昊弼臣徙真定副都總管歷殿前都虞候保大安
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俄領彰化軍節度
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縉儂智高反陷邕州嶺
口騷動楊略等師久無功又命孫沔沔為安撫口討賊仁宗
口為憂青表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牧

百益以禁兵...

湖南北路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詔延環慶涇原路擇蕃落
廣銳軍從赴廣南置酒垂拱殿遣行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死
鈐鏹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
用等皆遁軍聲大沮青歎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也時儂寇還
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戒諸將毋妄與關聽吾所為
晨農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名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
門斬之汚靖相顧貽勝諸將股栗已乃頓甲令軍中日休十日
頗者還以為兵未即進也明日遽傳令整步騎自將前軍沔將
次軍靖殿後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奪賊險面陣賊駭悉衆出戰
氣銳甚前鋒孫節中創而沒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騎兵
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

五百餘獲其黨董帥必儼建中智中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智高夜燒城遁去暉明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俘脅老壯七十一百咸慰遣之梟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也捷聞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凱還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始交趾願出兵助討靖許以厚賞青奏夸貪得忘義且假外兵以除內寇非我利也倘因口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至是咸服其有遠略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相矜詡其家狗生角數有光怪言者請出之於外以示保全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移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每以盛滿

為戒明年二月發髡卒年五十帝發哀贈中書令諡武襄青

事親孝奉母克國太夫人侯氏備極養尤喜推功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略一出於青賊平悉以經制餘事委沔若不經意者沔始歎其勇旣而服其量曰謂不如也後尹洙貶死青亦悉力賙其家二子諂詠教有賊功並為閤門使神宗考次近世將帥稱其名動華裔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其畫像人禁中御製祭文遣使祀以中牢孫節開封人少隸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青同在延州數攻破敵嘗有功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青討智高隸麾下為前鋒戰歿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封妻仁壽郡君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奉終其喪蔣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貪立志父病剗股以療登進士神韶州司理參軍遷秘書郎為大理寺詳斷

大

官密州豪王澥使奴殺一家四人當論死宰相陳堯佐欲寬澥
借持之不從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秘書丞通判同州專
理錢糧逾年改沿邊計置青白鹽使龐籍仲淹薦陞北作坊副
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知汾涇原三州屬戶數輩寇鈔邊民借
命斬之盜為止息遷作坊使鈐轄名珠康奴諸族數為借潛兵
進勦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牛羊千計所俘皆剗割磔
裂于庭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鈐轄湖南變唐和內寇徙潭州
鈐轄賊平歷知忻冀恩三州除宮院使領韶州刺史至團練使
廣南東西路鈐轄馳傳至賀州太平場戰士未集夜襲賊營被
殺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 張忠開封人率府副率致仕餘
慶之子初隸龍騎備征以毆殺軍校坐配鼎州復招隸龍猛車
以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教攻破堡砦若殺劇賊張

海郭遜山從平定州功第一累遷知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口

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嘗語具下
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至此若曹勉之臨陣不介而馳手拉
賊帥二人馬陷潭不能奮遂中標槍死封其父左監門大將軍
賜第一區給半俸終身母河內郡夫人弟愿右班殿直閣門祗
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塔劉錫凡四人長女亦封靖河縣
君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青磨下築青澗招安砦遇
夏兵馳鐵騎挑戰玉獨身持鐵簡出鬪取其首及馬回軍中因
號張鐵簡仁宗聞之以為本路同巡檢從征儂寇抵歸仁驛賊
列三銳陳以逆官軍小卻王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遂大潰擢
為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衛門廂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夏

人攻大順城王乘夜率兵三千擊之賊驚潰而去遷陵州團練
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卒叛王襲逐于石門斬二百人
下韶開熙河轉宣州觀察使河北置二十七將以為第一終馬
步軍都虞候贈建雄軍留後

賈逵藁城人少孤母嫁初隸拱聖軍卒至殿前班換西染院副
使從狄青征智高為右軍先鋒戰於歸仁驛青誓衆不待令而
舉者斬逵念兵法先據高者勝左將已戰死吾兵氣沮易敗苟
復待命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衆
馳下仗劍大呼斬賊為二首尾不相救遂潰既戰逵詣青請罪
青拊其背勞之使人邑州城括公私遣逵固辭時將校多竊金
寶獨逵無所犯遷院使領嘉州刺史奉母歸養尋轉秦鳳路鈐
轄辭以母老不許賜母冠帔秦山多巨木逵引兵往來斬伐羌

人馳至畫地立表約決勝負逵引弓連三年的羌下無拜伏徙

小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於寇略逵差度遠
近聚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息畫鐵為的激種豪使射
久皆成勁兵一夕火發左右白寇至逵臥不虜徐問之果邊人

燭遺物也復徙秦鳳去女丁日代者郭恩敗追議其能連擢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開麟延
路副總管領利州觀察使入累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

水晁溢注安上門英宗遣逵督護亟蒙上塞門乃止議者欲宥
隄以世勢逵講觀水所行論居民徙高處然後決之久之復出
總都延兵延州夾河舊有兩城因元昊據險幾不能守逵諸築
保障於伏龍山九州臺之間與城相望人以為便轉昭信軍節
度觀察留後奏種諤欲妄興邊事自以為功所降緱州人千二

百戶冒為萬三千不可不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終殿前都
指揮使年六十九贈侍中諡武恪

郝質字景純介休人少從軍挽疆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

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朮將兵護軍須魏麟州

道逢夏騎數千寇鈔質先驅力戰獲人馬數百又出行邊至柏

谷遇敵塹道以阻官軍與朮禦之於寒嶺下轉關逐北遂修復

寧遠諸柵以扼賊衝前後有功宣撫杜衍安撫明鎬條上其狀

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賈昌朝又薦為路鈐轄使討貝州

賊文彥博遣小校藺千守河上亭質縛使千往他營度戰旦下

去亭為賊焚彥博怒將斬千質固請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

輝之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

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領

賀州刺史英州刺史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道歷馬步軍副

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自為官不上閱閱從微至貴遷皆以功

英宗進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德軍節度使人授殿前副指

揮使神宗易節度武軍為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

贈侍中諡武莊為人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第千信義御軍有紀

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俸助之朮後不振而

死為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為婚相熙

死家貧無依質竟以女歸董氏

竇舜卿字希元安陽人父為客省使善射得其家法蔭授三班

奉職監平鄉酒稅有僧欲傳以化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

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邊事急舉烽求援於大將王

元凱不應舜卿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

同出為報舜卿驩然許之不自為功移青淄路都監海盜執博
昌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祐置
酒請射發輒中的湖北徭彭仕義叛徙為鈐轄兼知辰州建議
築州城不擾而辨仕義欲內附脅於富州蠻將萬年州舜卿選
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殺萬年州於石
狗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引兵入北江仕義
果降擢康州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殿前馬
軍都虞候領豈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丐
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求退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光祿大夫致仕
卒年八十八諡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乾沒定州銖為右班殿直主秦州
威遠砦青唐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命仕詰曰聞莫欲
取吾井鹽昌祚曰吾家富在四海何至與此乎此身何傷及我

賚之懽然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遠還神宗臨試騎射授通事舍
人夏人引萬騎寇劉溝堡昌祚騎二千出援卒遇賊力戰不解
夏人突而前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李師中上其功言西事
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其比移知階州累平母家壘州等族轉作
坊使充熙河路都監從土中正入獨破算策羌加皇城使領榮
州刺史轉秦鳳路鈐轄尋加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知何州元
豐四年擢涇原副都總管從高遵裕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
漢兵五萬出胡盧川次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
兩盾先登夏大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用取其
窖粟遂薄靈州城門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領環慶兵尚
未至馳使諭止之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

祥遣數千騎赴援遲明賊退謁遵裕裕怒其援遲欲誅之又欲
奪其兵付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
奪之涇師忿而謀既而圍城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灌遵裕軍
遂潰南還復命涇師殿昌祚手劔水上待衆濟然後行至渭州
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大修
馬政校軍中技擊優者給之自義合至德靖若綿亘七百里堡
壘疏密不齊烽燧不接復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彊弱立
為定式上之朝夏人寇塞門安遠若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悖麻
咩叱埋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侍勞軍
哲宗立進殿前馬步軍都虞候出為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故時
授弓箭手人田二頃有馬者增給之其後馬死不補據地自若
及是按舉其法耗馬遂復又括隴山間田萬頃募士得五千別
置將統之勁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若昌祚言其不可再
遷殿前副都指揮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八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毅肅為人氣貌雄偉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
夏人得者輒以為神持帟奉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兒時有志於軍陣行列既長容體魁梧善
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為延州巡檢成懷寧若夏騎
三萬薄城竟日戰不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奪擊所向披靡
擢鄜延都監熙寧三年夏人寇大順城引兵擊走之師兵深入
敵境九戰皆以勝歸囉兀棄走遣達援取輜重為賊所邀且戰
旦南神宗嘉其孤軍禦敵累遷西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為秦
鳳副總管破河州羌寇降水征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郭達招討安南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上諭
名位已重不必親冒矢石第激勵將士可也達頓首曰臣得憑
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有口口
言當先安營然後進篤曰彼戰已危詎忍緩耶敢言安營者斬
亟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即定廣原師次富
良江蠻艤船南岸欲戰不得默計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
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
防禦使時主帥得罪已獨蒙賞之同責不聽元豐中遷金州觀
察使馬步軍都虞候超授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立
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毅敏本起行伍喜讀書神宗
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以
愛為先帝曰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也要莫先愛耳帝
善之

楊燧開封人幼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為叛
兵所傷同行劉順救之得免賊平論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從
征儂蠻數挑戰手殺數十人衆乘之大捷擢萬乘都指揮領榮
州團練使京城左廂巡檢因救濮宮火英宗識之即位遷鄧州
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時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
能活者收養之人服其養尋歷環慶涇原廊延三路副都總管
至馬軍副都指揮使擢容州觀察寧遠軍節度使終殿前副都
指揮使贈侍中謚莊敏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蔭為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
遷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當思撫御之意對曰恩本與他郡等
為守者槩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鈐

轄累遷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
指揮使殿前馬步軍都虞候人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
粟陳謨而謀執政欲付右司守約遣一牙將語曰天子太倉粟
不陳何為我不貸汝衆懼而聽命俄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
軍留後神宗因禁旅驕惰詔令簡練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帝密
戒以太急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
下帝喜之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
衆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至是悉舉行之所居肅然
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其嚴如此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
節度使諡勤毅 子球以隍幹當禮賓院條奏秦州養馬四弊
羣牧使用其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
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西上閤門使樞密副都
承旨卒于官為人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帝崩告
哀契丹至則使易吉服球曰通和歲久憂患是同大國安則為
之契丹不能奪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吉陷靈
州美棄其族間走京師隸禁軍上其所服精甲詔藏軍器庫澶
州之役慷慨自陳願假數騎縛契丹將至闕下真宗壯之令入
宿衛至都虞候天聖初德明部落寇平涼方渠美復出戍邊與
州將迫戰被之于仙井原烏崙河斬首其衆累遷大武都虞候
夏竦薦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破金明諸砦美請于
范仲淹亟完全明因屬美復城之數日賊果來陣于延安城北
三十里美率衆二千力戰抵暮援兵不至乃使人持炬從間道
上由四面張旗幟大譟賊懼走獲牛馬橐駝鎧甲數千遂築萬

安城而還賊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面下敵引弗
遷文忠院使改東路都巡檢敗敵千金湯城焚其族部元昊大
入諸將會議攻討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敵 美言彼知吾
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不聽世衡等果無功美獨
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敵人未幾復略土埴砦美迎擊于野家
店追北至拓跋谷大敗其衆以功遷右驍驍使軍還築柵于葱
梅官道谷以據敵路益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衆由廳子
部西濟大理河屠劄萬多移二百帳焚其積聚龐籍仲淹文薦
除鄜延路兵馬都監領賀州刺史上命出所藏甲加飾黃金遣
使卽軍中賜之又破敵于無定河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
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因城龍口平砦敵引精騎數千來襲
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至副總管歷龍神衛捧口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通州刺史陝州團練使安定之役謀報敵
數萬將至經略使遣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
敵且至多不肯與兵獨美出兵二千與之敵亦引去每邊書至
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永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更
侍衛親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馬步軍副都指揮遂州觀察
使鄜延副總管召還改耀州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諡忠毅自元
昊反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招降種落甚衆
未常敗劔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柳谷雕巢
盧兒原安堡砦十一凡得祿賜多分麾下其餘悉饗勞之及死
家無餘貲子蚤卒 孫永清字肅之以蔭從仕龐籍言其忠勇
加閣門祗候押時服賜夏國受賜不肅廷詰之夏人惶恐謝遷
通事舍人渭州鈐轄渭兵勁而行陣不講永清訓以李靖遺法

勒習部伍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移知德順軍夏
衆人寇擄其酋呂效忠夜率勇士疾馳百里擣賊巢穴斬首三
百級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敵盜耕並砦禁
地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護民耕獲敵有降者引入帳
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徙秦鳳路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
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副韓鎮分畫永清上章陳利害
言疆境不可輕與人俄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
知涇與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閤門使

种世衡字仲平放兄子少尚氣節昆弟欲析貲悉推與之以放
蔭補將作監簿累遷太子中舍知涇陽里胥王知謙姦利犯法
會赦世衡特杖其脊而後釋之改通判鳳州章獻后嫔王蒙正
爲州將嘗干世衡以私不聽乃誘知謙構訟而陰助之坐流竇
州弟世材上一官贖爲益州司馬之學士李絳宋綬秋斐列

言其誣除衛尉寺丞監隨州酒判同廊二州時西邊用兵守備
遼澗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石有故寬州廢壘請與築以當
寇衝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築卒城之
然地險無泉不可守世衡令石工屑石一畝酬百錢鑿地百五
十尺始得泉城成賜名青澗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
頃募商貸以本使通貨取贏城遂富饒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
或解所服帶與之常因會客有得敵情來害卽予以飲器以是
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專以信結諸羌當夜與
羌人慕恩部落飲出侍姬佐酒慕恩悅侍姬卽以遺之由是得
其死力諸部有馘者使討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因令諸
族置烽火有急則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往援無敢

後者嘗課吏民射觀其中否凡過失罪戾辭請某事輒視以為
與奪由是人人皆精於射敵不敢近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
鈐轄會有疾范仲淹強起與蔣偕營細腰城世衡將所部晝夜
興築城成而卒羌酋朝夕臨青澗及環城畫像祠之凡在邊數
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士卒病者遣視食
飲湯劑以故人盡死力云初元昊所親信野利剛浪凌遇乞兄
弟有材謀皆號大王經略龐籍王沿葛懷敏屢謀間之先後遣
持金寶及書往遺不得其要領會剛浪凌詐遣浪埋賞乞媚娘
等三人詣世衡降世衡知其詐因留以為間使監商稅甚見寵
幸奏以僧王光信為三班借職改名嵩便賣蠟書遺剛浪凌言
浪埋等已至朝廷知汝有向漢心命賣旗節授夏州節度使用
給俸錢萬緡且以裘綴畫龜默寓早歸之意浪凌得書大懼執
嵩歸元昊凶錮牢中元昊果疑浪凌貳已不聽還所治使其臣
李文貴假浪凌書報世衡世衡以白於籍籍召文貴至諭以朝
廷開納招拊之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益信前書竟誅野利兄
弟出嵩禮之使與文貴偕來稱臣如舊籍疏言世衡畫策使嵩
冒艱險間其君臣請優進高官召對進侍禁至閣門祇候詔以
其事付吏館其後世衡亦贈成州團練使子古訥診皆有將材
號曰三種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人不少舉業當任官辭
與其弟時稱小隱父卒錄為天興尉索轉西京左藏庫副使涇
原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
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遷通事舍人官其二弟尋與診破環州折
蓋會斬首二千級遷西土閣門副使民有損直鬻田熟羌以避
役者古案其狀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為兵歷環慶永興

路鈞轄坐訟范純仁奪一官知寧州徙鎮戎軍又徙鄜隰二州
卒年七十古明達孝義嘗納官贖弟諤擅興罪張問以父在時
所遺田千畝來還不受然世衡受范仲淹知因立耆澗功而古
以私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蔭累官左藏副使延
帥陸詵薦知青澗城夏酋令陵內附詵欲不納諤勸納之夏人
來索詵問所以教諤曰必欲得令陵當以景詢來易乃止景詢
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來
降諤因誘名由賂以金益小吏李文喜受之而許降明山未知
也朝廷詔薛向與詵招名山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
聞其帳名山人驚援槍欲鬪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文
喜因出所受金孟示之名山投槍大慟遂舉衆而南得酋領三
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棗城詵以無詔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
方檣獻衆四萬俾城而陳諤開門以待身者曰 諤使備將 諤
劉甫為兩翼擊之俘馘甚衆遂城綏州詵劾其擅興下吏貶秩
安置隨州神宗因侯可入見問其事可言諤奉密旨取綏而罪
之何以使人帝悔復其官會韓絳規橫山用為鄜延鈐轄令將
兵二萬出無定州起河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平叛詔罷師連
責汝州團練賀州別駕移單華二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
副使知岷州董氈將鬼章聚兵洮岷新羌多叛諤襲誅之後從
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邈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
千級遷東土閣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夏國囚
兼常帝名諤入對大言兼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帝壯之決意
西討擢為經略安撫副使然憂其徑出使聽王中正節制敵屯
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水脂降其守將令介詵遇

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州伏兵斷其首尾大破之捷聞羣
臣稱賀帝大喜遣中使諭獎遂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
銀石夏州不見敵士卒飢德歸罪轉運李穆糧運不繼駐軍
家平大校劉焜仁衆憤詔令班師猶還鳳州團練使龍神衛西
廂都指揮使其謀據橫山之志未已復遣子朴上其策帝召問
擢朴閣門祇候遣徐禧李舜舉往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屬
宜稼人物勁悍善於戰鬪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
壘皆控險足為守禦今日與功當自銀州始其次宥與夏州三
郡鼎峙則已囊括橫山其中矣又次修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
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地勢既高俯瞰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
與沈括違其初議請城永樂諤退而嘆曰城之必敗與其喪師
而偷異域孰若敗而死此乎既而永樂受圍諤不救帝責其
後效置不問且虞州至就并知延州年五十九疽發背卒諤善
馭士卒臨敵出奇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然詐誕殘忍嘗渡
河俸遇敵給門下客更其衣乘其馬以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
刳肺肝坐者掩而飲食自若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
其兆謀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諤字壽翁世衡幼子初從
高遵裕復洮岷平山後卷摺熙河副將習知山川彘險後使青
唐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故為回枉以夸險遠諤命趨使道還
摺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作坊使元祐
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
詣宗哥請益兵且結屬羌為應諤刺得其情請除之詔遣游師
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
乘晨霧登城執鬼章獻之于朝遷西土閣門使領康州刺史徙

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禹使統諸將敵聞誼至皆潰去延人謂
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路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
不相接腴田多棄不耕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遷東上閣門
使終保州團練使年五十五誼個儻有氣節喜讀書蒞軍嚴整
羣羌畏惕令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岷
首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息誼至厚待之適小有過將
寘之法叩頭伏罪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及洮州之役二
人功最多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
熙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至纔二日河南
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出討朴以賊
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之宗回馳檄督促不得已出兵遇伏首
尾不相應朴死珠死遂歸斬殺以馮頭其屍佞賤乘勝驅萬騎
追北有備料珠死遂歸斬殺以馮頭其屍佞賤乘勝驅萬騎
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棉花引弓三發遂隕三人皆中面餘四
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駭胎莫前舜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
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脫事
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弟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
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令易文階為熙州擢官權同谷縣擢
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以議役法忤蔡京換莊宅使知德順
軍罷入黨籍屏廢于年起為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路都鈐
轄知懷德軍與夏人焦彥堅議畫境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
故地當以漢唐為証恐君疆土益蹙彥堅無以對章貫握兵而
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獨長揖而已徽宗召詣闕訪邊
事對以妄動生事非計貫徒內郡弓箭手指為新募帝復訪之

對曰臣恐遠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命
捉攀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惟師道帝所親擢賈滋不悅
遂不敢拜詣祠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
平之始至渴甚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泉累
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洛州防禦使知渭州至纔八日督諸道
兵城席葦上方賦工而敵至師道陣於葫蘆河許若將決戰者
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陽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
其後姚平仲復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獲萬計其酋僅以身
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既薄城下守
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方牀自休名立斬之屍於軍門曰
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登城遂潰捷至帝喜進侍衛親軍馬
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尋拜保靜軍節度使諫童貫謀
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不致大敗遼復遣使來言
救災恤患古今通誼如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所甚惡也今射
一時之利棄百世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
乎貫不能對師道又勸宜許之貫怒劾以庇賊王黼助貫責為
右衛將軍致仕代以劉延慶未幾敗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為憲
州刺史知環州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
節度使制置京畿河北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
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間韓離不
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
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今鼓行而前彼安測我虛實
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

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斂游騎守牟駝
岡增壘自衛欽宗聞其至喜甚命開安上門使李綱迎勞入見
帝問兵事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
乎帝曰業已講好對曰臣以軍旅事陛下餘非所敢知拜檢校
少傅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兩河宣撫使悉隸諸道勤王兵時
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下令開京城西南門聽民出入如常
金人來訴偏將馬忠斬其兵六人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
無敢越伏者時四方勤王之師二十餘萬金兵纔六萬帝信李
綱言非用師不可乃趣師道戰而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奏言
過春分方可出兵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會姚平仲援兵亦
至種與姚皆山西巨室平仲虜功獨歸種氏請先期襲之遂及
於敗李綱既罷太學諸生并都人救萬伏闕願見師道綱詔趣
金師退師道申前議請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尋
罷為中太一宮使中丞許翰請留之上以為老難用令見於殿
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
不肯談師道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
通坐以持久決可破也翰嘆味其言還奏師道智慮未衰尚可
用再命加檢校少師道太尉換節鎮洮軍宣撫河北河東屯于
滑州實無兵自隨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以防軀至朝論
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既而台還太原陷又使巡邊
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
怯復台還既至病不能見卒年六十七帝臨奠慟哭贈開府儀
同三司京師失守帝始嘆不用其言建炎中加贈少保謚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濱邠秦四州并慶陽府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領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使姚古制置河北以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幹離不師還逐之出境粘罕至太原悉破諸縣為鎖拔法困之內外不相通乃諸師中山并陘出師與古犄角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留屯真定密院許翰信覘者言粘罕已遁數遣使督戰且責以逗撓師中不得已即日辦嚴約姚古張灝俱進揣重賞犒之物皆不服從五月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兵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古灝失期不至金人謀知道遠兵飢益兵圍之右軍潰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發神臂弓自卯至巳射退敵兵士卒憤賞賚不及皆散去所留纔百

人身被四倉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待將名將劉哈言其聞命自行奮不顧身雖古忠且不過請加優贈詔贈少師諡莊愍

姚兕子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州兕補右班殿直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因乘之遂破蘭浪敵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舍臨陣甚武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攻益急復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遣子雄引騎馳掩其後所向必克敵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又往救轉鬪三日凡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叛以親兵守西關衆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誓無敢復為亂神宗聞其名召試騎射屢中賜銀槍袍帶遷為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矢貫耳靴益力河州既得又為鬼章所圍乃往擊隴宗攻其所必救圍遂解遷皇城使進路鈐轄從攻交趾有功領雅州刺史又破乞弟領忠州團練

使進副總管遷東土閣門使徙熙河與种誼合兵泚州破六逋
宗城夜斷去浮橋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團練使卒
於廊延總管贈忠川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
刻仇讐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真卿翰墨曰吾慕
其人耳 弟麟字君瑞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與兕攻河州矢
透骨鏃留不去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者秦鳳
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冷雞朴轉東土閣門使領英州刺史
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戰勝磨齊隘轉戰向鳴沙趨靈州以高
遵裕敗降為皇城使永興路鈐轄復為涇原副總管夏人修貢
且乞蘭會壞土麟言夏人順命且可因以息兵獨蘭會不可與
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哥
平經略盧秉上其功賜金帛六百元祐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
衛四府有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山知
州安燾請留哲宗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
青唐麟獨謂朝廷方息肩奈何復生大患已而果敗徽宗立進
都指揮使歷建雄定武二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卒帝臨奠贈開
府儀同三司其為將沈毅持重不少縱舍宿衛士嘗犯法詔釋
之麟杖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鬻有
謀年十八卽佐父討金湯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荔原之功轉
絳薦其材閱試延和殿安南瀘用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
將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戎軍岷州累遷驥驥使紹聖中部熙河
兵援渭帥章棗城平夏夏人傾國來爭雄出與麟流矢注肩敵
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獲數萬城成擢東上閣門使
領秦州刺史明年羌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復與弟古合兵

卻之徙知會州充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與
苗履授之邈用方急雄適至羌望見驚潰圍既解遂趨鄯州履
後期方至瞻令席勝平蘭溪宗遺寇履即往雄諫不聽戒所部
嚴備以待俄而師退賊追及雄整衆迎擊破之獻誠二千哲宗
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
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
負販入湟者始絡驛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
州詔訪利害言其可棄遂以賜趙懷德徙知熙州進華州觀察
使蔡京治棄地罪停官光州居住後復竄金州高永年死西寧
諸戍阻絕起雄權經略熙河安輯新邊改知滄州加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復知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副指
揮武康軍節度使召請闕為中太一官吏引執納薪較敗在
吾律上將軍又轉武康節度使熙州以權柄執納薪較敗在
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憲古亦以邊功累熙河經
略靖康元年與子平仲及种氏兄弟折彦質折可求俱勒兵勤
王欽宗拜平仲都統制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忌獨歸功种氏陽
言士不得速戰各懷忿怒陰謀夜劫幹離不營謀泄反為所敗
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師中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護送
之粘罕陷隆德府復拜古河東制置進兵復之及控威勝軍扼
南北關與金戰古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與師中掎角師中約
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金進兵盤陀古兵潰退
保隆德詔以解潛代之時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至勸古遁
去軍情搖動兩郡衆皆驚潰李綱台安節斬于瓊林苑陳過庭
劾古罪貶為節副安置眉州後卒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戍兵馬慶曆中與兄堯卿戰死於好水用舜卿年十歲錄為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誅其桀驁擢知水洛城近臣薦其能神宗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兵將一年入閱於內殿帝嘆曰坐作有度兵可用也爾無忘世警勉思忠孝務期盡敵舜卿泣謝而曰加通事舍人環慶有警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至則難已解移知原州改秦鳳鈐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遼遣謀盜西關鎖舜卿容易舊鎬而大之數日遼人來歸鎖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引視納之鎬不能受慚而去遂誅謀者轉西上閣門使知雄州始視事謀告契丹游騎大集請申以俟舜卿不為動已果妄每契丹州民輒捕其一以相當必得

釋乃遣在郡六年恩信周浹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宜結將大舉入寇舜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兪部洮西合熟羌擣講珠威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谷霄濟黎明至臨洮城東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遷馬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水台還宿衛平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毅敏為人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利敵著名北州

卅日紛紛行伍時豈無材哀然特出青也為魁种姚世將有瓊有瑰得失成敗相乘互開北朝胥盡再啓南垓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七

張俊 姪子蓋
曾孫濡

韓世忠 子彥直

劉光世 父延慶 王淵

張宗顏

趙密

解元

成閔

王德

張俊字伯英鳳翔成紀人幼英偉善騎射起於羣盜年十六為
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宣和初從攻夏人授承信郎
平郟賊李太及河朔山東武湖寇進武德郎靖康初守東平轉
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從種師中為隊將進擊殺傷甚眾獲馬
千匹俊請乘勝要戰不聽金人乘之師中戰死俊率所部突圍
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首五百勒兵與田師中

楊沂中同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勤王高宗開府留爲後軍統制
領榮州刺史從至東平殲李昱之衆進桂州團練使就加防禦
使有臘詔徵高宗還京俊首決大計曰大王居外此殆天授豈
可徇金人詐謀輕蹈不測因請進兵如濟州有欲俟乾龍節謁
香劫王以叛者俊曰元帥不出則姦謀自破矣賊計窮黎明遁
去俊引兵追殺之轉徐州觀察使遷拱衛大夫未幾汴京破入
心惶惶王進退猶豫俊懇辭勸進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
若不早正大位無以係天下之望王深然之遂令扈從發濟州
至應天卽位初置御營司就改前軍統制遣迎隆祐太后權秦
鳳兵馬鈔轄尋奉后與六官以歸除帶御器械命討羣盜淮寧
杜川鎮江趙萬郭青杭州陳通蘭溪蔣和尚皆平之除正任觀
萬計進武寧軍承宣使時議恢復俊奏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
據江爲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稍定大舉未晚旣而敵奄至
亟奏飭甲乘從幸臨安留俊屯吳江苗劉反矯除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令以麾下三百赴秦鳳餘兵他將代領俊知其僞
拒不受三軍洶洶俊諭曰當詣張侍郎求決卽引所部八千人
至平江見浚大慟決計起兵問罪云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
乘輿呂頤浩至見之亦泣曰今日惟一死報國因與劉光世釋
憾假韓世忠一軍前行而已領精兵翼之戰於臨平賊敗遁俊
等入城見於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
統制兼浙東制置兀朮深入渡江俊自越州引兵從帝如明州
及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拒敵賜御札曰朕非卿誰先
倡義卿捨朕俱廢前功宐戮力扞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金兵

以除夕至城下使劉寶與戰小邲党用丘橫死之俊與守臣
洪道率州兵奮力破賊殺千人戒將士毋驕惰敵必再至下令
清野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次日正旦忽西風起敵果乘勢來
攻俊與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
振砮去屯餘姚後七日又至俊引兵趨台州居民去者十七八
未幾羣盜蠡起授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命領所部招收
羣盜特以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令兩浙宣撫周望以兵屬俊
會改御前五軍爲神武軍卽拜神武右軍都統制檢校少保定
江昭慶兩軍節度使浙西寇平改江淮以南招討使請討巨盜
孔彥舟張用李成時成聞江州其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
之間俊聞命亟趨入豫章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斂兵城
中息金鼓禁人輒登城賊以爲怯居月餘遣人索戰大書來牒

全人呼張俊為張
諺山

俊細書狀報之尋諜知賊息徑由上流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
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河而陣巴率步兵當其前以精騎授沂
中及思恭約於午時從山後夾擊鏖戰及期精騎自山馳下賊
駭亂退走遂復筠州追至奉新北樓子莊成黨商元據草山挾
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
賊勢危迫絕江而遁呼爲張鐵山江州已復而興國軍等處羣
盜聞風亦遁遂引兵渡江至黃梅賊懲前敗率衆數萬據石幢
坡憑山投以木石俊親冒矢石盡力攻險衆遂大潰追兵殺馬
進成北走降劉豫京西賊李忠與譚充各率衆歸俊俊命王庶
分領其兵諸郡悉平紹興元年加授太尉移屯婺州諜報金與
劉豫分道入侵舉朝震恐請他幸俊語趙鼎曰避將何之惟有
向前一步耳改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旣而兼

淮西瀕江相拒逾月敵不得入後遣張宗顏潛至六合出其背敵引去又遣王進速往乘敵渡淮未濟擊之果獲酋帥程師回張延壽以獻五年與存中合兵拒劉麟於泗州六年改崇信奉寧兩軍節度使麟兵十萬犯濠壽後分遣存中與宗顏王瑋師中等自定遠次越家坊遇劉猷兵擊走之而身率大軍至魏家灣與猷大兵會戰殺獲畧盡降者萬餘猷僅以身免真非少保加節鎮洮帝面諭卿議論特重深達敵情兼開挽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又曰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七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與世忠入見秦檜諭以上旨言倚二大將譬如兩虎張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八年寢兵賜號安民靖難功臣加少傅九年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圖順昌命俊策應劉錡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分三路自東西京抵亳州北渡河後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十年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入遂復亳州留統制宋超守之軍還壽春進少師封濟國公十一年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制置葉夢得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率諸軍鼓譟而前俊督兵繼之宿於江中後三日大敗金將韓常於含山命關師古復巢縣併復昭關使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敵勢授張守忠五百騎敗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梁以拒俊引衆涉流登岸追擊敗敵於柘臯拜樞密使俊知朝廷堅欲罷兵迎合檜意力贊其和旨請納所統兵議宿亳功部將王德田師中劉寶李橫馬立張澥同日咸受上賞自此言無不從所薦多至監司郡守劉子羽起廢亦倚俊力十一年加大傅封廣國公復命如鎮江措置

軍務尋進益國公榘始德其助盡罷諸將獨假以兵權歲餘知
後無去意使御史江邈論罷之以鎮洮寧武奉寧三軍節度充
醴泉觀使加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勅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賜宴
衛以教坊樂部十六年又改靜江寧武靜游三軍二十一年車
駕幸其第就拜太師遷子弟十三人秩帝雖眷之特厚警救亦
不絕口自淮西入見教以讀子儀傳各入禁中戒毋與民爭利
毋興土木二十四年七月薨年六十九三免朝服用一品服臨
窆慟哭追封循王後握兵最早屢立戰功惟岳飛冤獄後獨贊
成論者惡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顏子正子仁姪子蓋字德
高父安後破開德戰死于蓋從討苗傳補承信郎遷武功郎
擊劉況授開門宣贊舍人改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都總
管復宿毫遷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柘臯之役除
興寧永寧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
蓋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命爲鎮江都統
率兵往援卽日渡江馳至楚州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
堰金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擊之語麾下曰彼衆我
寡利在速戰命各奮力大呼入陣諸將繼進賊大敗擁溺石湫
河死者大半圍遂解金復整軍來戰再率精銳進擊獲車馬鎧
仗萬計退屯泗州孝宗召對賜鞍馬鎧甲束帶令招集勇敢相
時而動還招金大將蕭鵬巴耶律造哩將其衆來降授檢校少
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諡恭壯曾孫濡德
祐元年將兵守獨松關元遣禮部尙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張忠
範奉國書至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劓死朝廷

使人移書元軍言殺死之事乃邊將為之太后嗣君皆不知當按誅之元兵破獨松濡遁後為希賢子所殺

册曰開府握兵既親且久同時勸進厥功居右陷飛於寇隙倚於壽存中腹心劫之亦走反覆求全斯為可醜

韓世忠字良臣陝西延安人曾祖則居鄉以義俠聞祖廣父度家世饒財世忠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異日當作三公年十八應鄉州募隸赤籍挽強馳射冠絕三軍崇寧間從党萬捍禦西夏至銀州斬關殺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夏以重兵次高平嶺復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獨部勇敢士與敵死鬪遇監軍駙馬兀朮躍馬斬之敵眾大潰經畧上其功童貫有增補止甫一資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為敵所據世忠與城斬二級割護城甕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補進義副尉至臧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討方臘為王淵偏將師次杭州賊奄至勢甚張淵惶怖無策世忠潛於北關伏兵二千賊過伏發掩擊賊敗而遁淵歎曰此真萬人敵也盡賞以所隨白金器且與定交時詔得臘首者授節鉞乃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據巖窟深阻莫知所入世忠獨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小徑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方至格殺數十人擣其巢擒臘以出辛與宗截峒口掠為已功故賞不及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議復燕山劉延慶與騎五十偕蘇格等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格失措世忠從容令列高岡戒勿動值燕卒潰舟艤河岸約鼓譟助已聲勢親躍馬薄之旋轉如飛敵二隊據高阜出其不意突上奮擊格等夾攻敵大亂追斬甚眾旋又從梁方

平討山東河北盜賊積功轉武節郎靖康初從屯濬州金兵壓境方平不戒潰師數萬世忠陷重圍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召對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時勝捷軍敗宣撫李彌大斬其帥張師正軍校李復作亂山東復擾彌大敗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兵不滿千分爲四隊令曰進則生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衆皆奮勇莫敢返顧大破之乘勝追至宿遷夜單騎造其營曰大軍且至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就降遷左武大夫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濬沱河時真定失守糧盡援絕知王淵守趙亟往赴之會大雪乘夜領死士三百擣金營敵驚亂自相擊刺渠帥被剝死迨旦盡遁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康王如濟州領所部勦進金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師少退世忠數萬衆復至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衆皆潰去高宗卽位領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初建御營授左軍統制命討單州魚臺賊又擊黎驛叛兵喬仲福皆斬以獻入備宿衛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扈蹕如揚州張遇衆數萬屯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請獨造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知其黨劉彥異議至卽先斬彥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事定除京西等路提殺盜賊金再攻河南合翟進兵夜襲悟室營不克時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汴斬先退者以徇進由是有隙尋以叛誅名世忠還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屯淮陽粘罕自將大軍迎戰以力不敵引歸敵躡之潰於沐陽閣門張遇死之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世忠言淮浙富饒

詎可舍而之他。惟當留兵守江淮。分兵衛車駕。帝決意如錢塘。乃收合散亡得數千人。由海道赴行在。張浚以書白苗劉反狀。得之大慟。舉酒酹地。誓不與賊共生。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其兵少。借以劉寶舟師二千。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密造攻具。治器械。傅等質其妻子。矯制除定國軍節度使。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朱勝非以計脫其妻子。給傅曰。今白太后遣往。慰撫世忠。則平江諸將益安矣。傅等從之。名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逐世忠。梁疾驅出城。一日夜抵秀。適明受詔至。世忠取焚之。斬其使。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進次臨平。賊將植鹿角。梗舟。乃舍舟馬戰。少却。復舍馬步戰。挺刃突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士皆用命。賊眾辟易。大敗。遁去。世忠馳入覲。帝步至宮門。握手勸曰。軍中非佞逆為最。尚留朕肘腋。盍先誅之。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時賊雖遁。尚擁精兵。世忠言。甌閩距此不遠。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請亟往討。授江浙制置使。陛辭。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曰。臣誓生獲此賊。為社稷。恥乞賜。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乃自衢信追至漁梁驛。遇賊徒。步挺戈而前。賊眾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遂驚潰。即擒正彥。傅走建陽。追擒之。皆送行在。伏誅。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兩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復召諸將問。移蹕。世忠言。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乃命兼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退保江陰。敵既得建康。由廣德破臨安。世忠謀截金人歸師。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時帝已如浙東。詔赴行在。奏言。臣

留江上。願盡死一戰。以遏其歸。帝以頤浩在會稽。謀建此策。適與世忠合。賜親札聽留。金兵至。則世忠已先屯焦山寺。受金將李選降。兀朮約日大戰。梁夫人親執桴鼓。至數十合金兵。終不得渡。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許。請獻名馬。又不許。撻辣在濰州。遣李董太一來援。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李董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授健卒以鐵綆。貫大鈞。敵舟謀而前海舟分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庶可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余何因。募破海舟策。有閩人教以舟中載土。上鋪平板。穴船板以權槩。風息則出。有風則止。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以繫大槩。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潛於半夜。繫渠三十里。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以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進。金人乘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先是世忠料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預遣百兵伏廟中。百兵伏岸側。約聞鼓聲。內外合擊。果有五騎闖入。伏發。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墜馬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時世忠兵僅八千餘。拒金人十萬。帝凡六賜札褒獎。拜檢校少保。換節武成。感德兩軍為神武。左軍都統制會辛企宗討捕建寇范汝為。不克。以世忠兼福建宣撫副使。亟領兵三萬由間道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遂濟師。命諸軍偃旗息鼓。密趣小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夜併攻。賊大震怖。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禽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初世忠欲盡誅州民。李綱自福州來言。建民多無

率乃下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獨取附賊者誅之次遣脅從
仍給牛穀弛商賈征禁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
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因奏江西湖南寇尚多請乘勝討平之
時曹成方擁衆彬邵世忠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
至豫章連營數十里賊不虞其至大驚遣人招降之得戰士八
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
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先已得
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
山背指授方略比曉與諸將拔營進賊方迎戰所遣兵遽馳入
中軍奪其望樓植我旗蓋傳呼聲如雷賊回顧驚潰內外夾擊
大破之忠奔劉豫湖南遂平加授太尉賜以帶笏勅樞密以功
頒示中外師還選所獲勇鷲者置背嵬軍時帥臣皆罷宜撫嚴
不去之命領江南東西路置司建康進州府儀同三司兼淮南
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全與劉豫分道入侵手札命飭兵備
圖謀進取辭旨懇切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
由鎮江濟師使統制解元守高郵親提騎兵駐大儀伐木爲柵
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
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眠吾
鞭所向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起擊
良臣至金軍具以所見告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
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孛也擁鉄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
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
持長斧上堪人育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
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咬亦擊金人

於天長縣之礪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
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
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路藉溺
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
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一戰今世忠屢挫其鋒厥
功不細帝命速加優賞於是部將董旼陳桷呼延通解元等皆
峻擢有差論者以此戰爲中興武功第一真拜少保武寧安化
兩軍節度使京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始至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親織薄爲屋將士怯戰者遺以巾幘
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間遣結山東
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頗奉約束時劉豫
方聚兵淮陽世忠奉張浚令引軍渡淮攻宿遷竝符離而北至
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牙合孛董搏
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旣而圍淮陽堅守不下初金人約
以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俱舉兀朮與猓皆至世忠求
援張俊俊不從乃勒陣向敵遣人語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
相公也或危之對曰不如是不足以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
人遂引去尋詔班師淮陽民從而歸者以萬數論功賜號揚武
翊運功臣再加橫海共領三鎮節度使六年九月朝帝平江會
邊報急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猓將寇淮東爲所扼
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會檜主和議命棄山陽移屯
鎮江世忠奏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願
効死節率先赴敵倘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割
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以爲後證章凡十數上皆慊

慨激切帝率優詔褒荅然不能用後金果背約咸如其言金使
來以詔諭江南爲名又四疏力言不可願舉兵決戰最重處臣
請獨當且欲單騎詣闕而奏不許旣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
不克九年加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分道入寇八月世忠進圍
淮陽金及麴瓊合兵來救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於
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從將成閔許世安奪淮陽門而
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闕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奏其功擢
武德大夫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
使兀朮順昌之敗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世忠受詔
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率騎兵敗金人於開賢驛旣至濠州
已破復與金戰淮岸將遣劉寶泝流劫之金人伐木塞赤龍州
扼其歸路乃金師而還金亦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
矣凡鎮楚十餘年兵僅三萬而敵人不敢犯檜收三大將權
樞密使漢曰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賊臣誤國一至於
此檜諷言者論劾帝格不下遂連疏乞解兵柄罷爲醴泉觀使
奉朝請初封福國公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后還迎謁臨平以
朝后以在北聞名慰問良久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
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年六十三贈太師追
封通義郡王賜朝服貂蟬冠木銀龍腦以歛孝宗又進斬王諡
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性慤直忠義勇敢出於天賦事關社
稷必流涕極論岳飛冤死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撻檜怒語
在飛傳又詆排和議屢觸檜不恤也素輕財錫賚皆分將士賜
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甘苦必同器使規畫精絕過人今
克敵弓連鎖甲後視發及跳澗習騎洞貫習射等法皆其所遺

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屈。伸刃痕箭。癢如刻畫。然解柄家居。又十年。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縱遊西湖。以自樂。部曲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皆秉節旄。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四皆以材名。長彥直字子濫。期歲蔭補承奉郎。直祕閣六歲。入見。命作大字。即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孝宗時。升角侍側。帝親解其繻。傅于首。賜金器筆硯。監書鞍馬。十二賜三品服。登進士。調太社令。父憂服除。檜因舊恨。出為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丞。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官。張浚檄權計議軍事。乾道二年。遷戶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初給米。不如數。糶錢僅五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因獻其贏于朝。帝嘉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權知江州。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彥直奉詔盡搜剔。還之時。相復不樂。密啓換武階。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轉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略。充親隨。議多從之。先是。騎兵多不能步。戰彥直自領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分令統制。以身帥之人。始耐習。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三衙江上諸軍。倣行之。八年。丐歸。文班授左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台州。進對。乞復荆襄鄂渚。為一軍。京西湖北。轉運為一司。分官置司。襄陽事體可一。帝善之。遷刑部侍郎。朝議大辟三鞫之。弗承。宜令以眾證。就刑。著為令。彥直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必多議。遂格遣使金國。蒲察問接國書事。彥直因與論難。往復數十。既至。幾罹不測者。再未嘗屈辱。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權工部尚書。兼知臨安。以言



罷奉祠尋知隰州捕巨猾王永年杖徒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
餘財代輸之坐累欠內帑坊場錢不發鐫一官值海寇披猖彥
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賊首海道爲清以功進敷
文閣學士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追貶部
曲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選人已經關升歷考無贓私罪犯者
雜試以經術法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州郡守臣任滿口開具
實在財賦數目達臺省庶可覈實以戢奸弊悉嘉納之淳熙十
年旱應詔以爲濫刑所致進戶部尚書乞廣糴以爲先備時三
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上亟
稱其有才力尋以疾辭除提舉萬壽觀賜藥餌進顯謨閣學士
善撫衆事分爲類目百六十七卷名水心鏡尤哀脩史白於朝
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惟此閣閣學士轉光祿大夫致仕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爵勳春郡公次彥朴奉議郎彥質朝奉郎

夫直徽猷閣爲兩浙運判丐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特令佩
以示異數彥古敦文閣待制知平江

明曰明受反正首建奇功金山扼險遏迺窮凶維汴有此
曷遽傾圯大儀之捷南渡無比義不主和錚錚可喜終始
完名斯人而已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父延慶有勇略數從西伐立功積官
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總管破夏人降其王子
拜保信軍節度使平方臘授宣撫都統制北伐燕山督兵十萬
渡白溝河軍行營不設備郭藥師諫不聽至良鄉爲遼將蕭幹
所敗時光世在軍中號三將軍藥師因說延慶曰幹所領兵萬
人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三將軍後繼破之必

矣延慶許之方入燕城幹還兵巷戰延慶渝約不遣光世往藥
師失援敗走延慶營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漢軍二人使歸
報敵兵三萬來殲適明旦見火起以爲果至燒營而奔自相蹂
踐凡熙豐以來所儲軍實亡殆盡退保雄州朝議貶率府副
率安置筠州靖康初起爲鎮海軍節度使命守京城城陷奪門
出爲追騎所殺光世蔭補三班奉職累遷鄜延路兵馬都監領
蘄州防禦使方臘亂自將一軍趨衢婺討之進耀州觀察使爲
兵馬鈐轄燕山之役以取易州降藥師功除威武奉寧軍承宣
使坐前敗降三官河北賊張廸掠潯州光世度其烏合非有紀
律佯北以邀之果大潰復承宣使充馬步軍都總管夏人寇杏
子堡中有兩山對峙地險阨得先據之敵敗去擢侍衛馬軍都
虞候金再攻汴范致虛檄召諸路入援光世引兵會之俄聞京
城失守別道趨濟州謁康王命爲五軍都提舉高宗卽位命省
視陵寢尋兼提舉御營司一行事務爲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
賊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無爲江寧
制置使討張遇池州陣不整幾爲遇執王德救之免復整兵追
至江州斷其後軍破之又追擊於江寧加檢校少保討李成先
鋒王德敗賊於上蔡驛口橋光世便服臨師成遙見白袍青蓋
併兵圍之德復潰圍出土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
思加檢校少傅帝在揚州倉卒渡江命爲五軍制置屯鎮江控
扼江口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劉素憚光世矯遷淮南
制置使張浚馳書諭以勤王光世難之願浩再遣使至始引兵
會於丹陽以選卒爲游擊分殿于後併力破賊至行在遷太尉
御營副使浚命撫定逆將范瓊之衆又招降賊靳賽除江東宣

撫使命守太平池州受杜充節制光世不從言其不可者有六
帝怒詔母入殿門光世始受命隆祐太后在南昌命移屯江州
爲屏蔽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由黃州渡江三日無知之者太
后退保虔州光世遁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鄴瓊圍固始縣遣人
招降之時光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
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召赴行
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不肯行諫議黎確論劾釋
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遣之金兵留淮東光世
頗畏其鋒帝手札趣赴楚州不行但遣王德鄺瓊將輕兵以出
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顏昌屯承楚
光世諜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鑄金銀爲錢文曰招納信寶間
使持示其徒有欲歸者扣江執以爲信歸者不絕因勸兵亦
心兩軍昌拔砦去紹熙元年金人渡淮要地皆闕守命兼淮南
京東宣撫置司揚州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命分兵往舒蘄擣其
巢又不行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淮南通劉豫光世遣王德擒之
併其衆范宗尹言光世軍多冗費願汰之帝不欲治但作手書
戒諭如家人禮有枯稭生穗奏以爲瑞却之淮北人多歸附者
命兼海泗宣撫安輯其衆五湖漁人夏寧聚衆掠人爲食仲威
餘黨出沒淮南水軍統制邵青據通州叛圍太平皆招降之光
世請別鑄宣撫使印增設將吏給鎮江常州江陰苗米三十七
萬斛爲軍中歲費皆從其請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
師不奉詔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爲根本計司諫
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爲辭呂
頤浩將出視師首言光世兵冗不訓練乞移就闕帝以光世軍

糧不足驟移必潰當先犒而後料簡可也願浩又奏光世月費
二千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
得實帝方倚其成功諄詔兩漕臣措置鎮江酒稅務及罷織御
服羅省七百萬緡以助之光世奏部將喬仲福斬賽防江有勞
詔各進一官許回授光世固乞轉行給事程瑀持不可三年命
與世忠易鎮授檢校太傅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世忠既
至鎮江城下有奸人焚府庫光世擒之云世忠所遣嫌釁益起
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已改途趨白鷺店世忠遣
兵襲其後事聞帝遣使和解賜錢十萬緡劉豫引金入寇帝以
光世與俊世忠三大將權相埒且持私隙遣御史魏玘至軍中
論以滅怨報國光世始移軍太平以援世忠兵退入觀遷少保
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晏敦復言憂民而止又請並
封三妾為孺人大將封妾自此始時改神武為行營護軍復以
所部稱左護軍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戢郡虜襲
破之擒僞統制華知剛加保靜軍節度使領三鎮金人分道入
浚命屯廬州與世忠俊鼎立沂中將精卒為後距值劉玘驅鄉
民僞為金兵布淮境光世密于趙鼎奏廬難守欲還太平退保
采石浚命呂祉馳往督師號令其眾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
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遣德瓊領兵自安豐出與金將
崔昇賈澤王遇三戰皆敗之浚奏光世驕惰不力不可為大將
鼎謂其累世為帥將卒多出其門一旦罷之恐拂人心司諫陳
公輔論劾乃引疾罷獻所餘金穀于朝轉少師充萬壽觀使奉
朝請始封榮國公賜建康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麾下多降
盜素無紀律酈瓊遂殺呂祉驅諸軍降劉豫和議成賜號和衆

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命宣撫陝西弟光遠疏其短勾龍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而止金人聞順昌加大保除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請李顯忠為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其節制進至和州召還改封楊國公十二年薨年五十四帝臨奠贈太師諡武僖官其子孫甥姪十四人其在諸將中最為先進然溺酒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聞語恢復意氣拂然玩寇自恣見詆公論初結內侍康履自囚晚歲先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為奸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鞏岳不逮遠矣

冊曰建炎之政劣于建武駕馭無術此何足言人
上淵字幾道熙州人徙環州善騎射應募擊夏國屢有功鞏熙
河蘭湟路第三將權知鞏州寧遠若諸羌入寇經略司表請總
領岷山蕃兵將城澤州羌悉衆來爭淵奮擊人破之退至州
移同總領湟州蕃兵兼知臨宗砦坐法免討方臘為劉延慶先
鋒賊將據錢塘淵諭部校韓世忠曰我軍遠來賊必易之明日
爾逆戰偽遁我伏強弩數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如其言賊果
來追伏弩猝發應弦而倒遂敗賊平授閣門宣贊舍人權京畿
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繼從延慶攻契丹遣護餉道為
敵所獲已而逃歸不改任遷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辛興
宗破羣盜高托山遷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為真定
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據趙州叛討平之金攻汴京宣撫范訥
統勤王兵屯雍丘以淵為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王如濟州
命統三千人入衛宗廟至汴都見邦昌慟哭宣教高宗初立與
諸將苗傅等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俄除御營司都統制扈從累

引金 卷一百二十一
月不釋甲帝如揚州授龍神四廂都指揮使尋改捧日天武四
廂進保大軍承宣使羣盜蠶起又充制置使提兵四出所向皆
捷預平趙萬誅陳通降張遇期年羣盜略盡遷嚮德軍節度使
金人攻揚州淵專管江上海船諸將所部多不能濟劉光世見
帝泣告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自解自是失諸將心
帝欲往鎮江以援江北淵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
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守姑蘇
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命下諸將籍
籍以淵驟用頗缺望而內侍康履頗用事淵與之善衆以為由
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統制官苗傅劉正彥伏兵殺之遂成
明受之變時年五十三贈開府儀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倚
并孫八人謚襲愍其為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
祿足以代其耕若復事雖刀何異商賈然平羣盜多殺降致不
於禍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為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之宗顏
以恩補三班借職監閤邠酒稅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
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遷為統領從討徐明轉忠州刺史遷御前
中軍統制金攻明州宗顏破其前軍又命與李捧陳思恭同討
松溪盜楊勅宗顏次浦城不進謬言賊以擊退御史沈與求劾
之貶二秩從俊討李成馬進戰于王隆觀敗之遷環慶路馬步
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察使偽齊攻宣化鎮俊遣
宗顏潛渡江出其後襲之不勝後庇之以捷聞加沂州防禦使
擊淮北復遷崇信軍承宣使撫司前軍統制李家灣之捷擢龍
神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紹興八年知廬州兼總帥事

敵騎數百抵城下宗顏以騎百餘禦之給曰此張欽山翁也敵懼而退卒年四十四贈保靜軍節使諡壯敏

趙密字微叔大原清河人用材武試崇政殿授河北隊將戍燕山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援京師從張俊討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閣門祇候俊初置靖勝軍以密統之平賊董青趙萬徐明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金兵陷揚州士民數萬隨乘輿渡江密露立木窟庵舟濟之以飯苗傅赤心軍敗金人犯明州功進武功大夫陞統制又被李成馬進平張莽蕩賜金帶轉親衛大夫領虜州刺史總管涇原馬軍尋詔入衛金犯亳宿從俊出合肥西路時水暴漲涉六晝夜始達論功進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至宣州觀察使龍神四府節制與陞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推定之耳守忠

計明遂降進定江軍承宣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又護顯仁太后賸宮加開府儀同三司代楊存中領殿前都指揮使告老爲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金復犯淮再起殿前都指揮使敵聲言航海朝論選從官視舟師撤禁旅防守密不爲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爲醴泉觀使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砦人生而疎眉俊目猿臂善騎射奮起行伍爲清澗都虞候隸世忠麾下擢偏將從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民駭愕元領二十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橫刺敵將墜馬餘皆遁去授閣門宣贊舍人臨平浦城戰皆從世忠方邀兀朮歸路以海艦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舟

數十以長鈎拔艦元在別舸躍入敵舟用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陸忠州團練使爲前軍統制討范汝爲劉忠跨馬涉水薄賊若四顧周覽得其形勢歸告曰易與爾奪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遣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莫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四面竝進賊遂敗改相州觀察使世忠命守高郵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人已至近郊元度明日敵當造城下乃先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獄廟自引四百人伏路隅令曰候敵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旗則立幟以待敵必自獄廟走伏者背出過其歸路翌日悉如所料金軍戶黑頭虎直抵城下伏發進退無路追至獄廟擒之獲所領兵百四十八人所遺者二金兵復集又戰却之追北數十里赴水死者甚衆改相州觀察使從世忠戰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授保順軍承宣使略地淮陽至劉令莊騎纔三百當敵騎數千揮戈大呼衆爭奮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神四

席都指揮使世忠罷兵柄以元爲御前諸軍都統制卽統其衆屯鎮江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成閔字居仁邳州人初應劉韜募後從世忠追苗傅及龔兀木討范汝爲皆在戎行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解元至高郵遇敵水軍夾河而陣相拒未決遣閔將騎士往援遂大勝俘生女真及千戶等復奏奪淮陽門功轉武德大夫由是知名從世忠入覲世忠言之于帝曰臣在南京自許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須避一頭地上勞勉旋以取海州功擢磁州團練使賜

袍帶錦帛世忠罷兵進棗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主管侍
衛馬軍司歷保寧軍承宣使慶遠軍節度使母憂贈鄭國夫人
亮將敗盟詔起復提禁旅五萬鎮武昌以禦襄漢上流命湖北
守漕多創砦屋三萬間以待閔兵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
餘萬緡義倉和糶米六十三萬石以備軍用仍賜金器劔甲臨
遣之至鄂未幾進屯應城除湖北東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兼京西河北招討使詔回援淮西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
既又詔闔回駐鄂州亮死金人渡淮北去闔列兵南岸軍士
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謝成太尉有勤護送至泗州冒奏克復
淮東入朝凡侍從卿監閣門內侍皆存賂正言劉度論劾猶遊
屏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御史胡沂歷數闔二十罪言其驕
不恤士卒罷太尉發州在乾道五年復慶遠節為鎮江諸

都統制請祠致仕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金
入侵古軍懷澤間命德為謀斬金酋一人還補進武校尉復從
十六驍徑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
百人衆胎愕莫敢前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
一夜又耳時呼為王夜又建炎元年以勤王倍道趨闕收隸劉
光世平李昱張遇討李成皆在授武略大夫前軍統領屯天長
會叛將張昱張彥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賊不意其至遲
明斬昱遂大潰俘其兵騎光世謀討苗劉迎至建康以兵屬之
二豎走閩中詔德追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吉送行在初德在
信州擅殺世忠所遣親將陳彥章還為世忠所訟按當死帝特
原之編管郴州光世屯九江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饒州賊劉

文舜圍城德引兵往赴誅之自餘請降不戮一人貴溪妖賊王宗石以念經爲名時在信州德倍道鼓行而前擒獻于朝加武顯大夫領築州刺史從光世鎮京口以爲都統制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分軍扼險遂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旣而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墮馬衆駭因麾騎乘之殺獲萬計秀州賊邵青旣降復叛用火牛來攻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二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命合軍持滿萬矢齊發牛返奔入賊陣青自縛請命俘獻行在帝召見問勞褒賞特異遷忠亮大夫同州觀察使世忠移鎮江德徒步往迎自言曩殺彥章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公壯士向來纖介不足寘懷爲設酒盡歡而別徙屯池陽爲行營左護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至桑根擒萬戶盧宇一人千戶十餘人又分兵禦劉猗于藕塘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水宣使真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命護光世軍德與鄴瓊故相等夷瓊恥居其下率衆叛去復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穎昌圍後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遊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夜半潛薄賊營詰朝敵將高統軍歷汴而陣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溫以兵三千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大呼我乃王夜叉爾何爲者賊聞多投兵降秦與溫閉門城守德至此其子順先登二人亦降遣詣行在遂復宿州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叛將鄴瓊時屯亳聞德至謂三路統制日夜文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引還壽春策功第一

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
 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命人自合肥入侵俊議分軍守南岸德言
 淮者江之蔽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敵數千里遠卒餉道決
 不繼當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稍遲則淮非吾有矣俊
 猶豫不許德請益堅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
 德許之德即渡采石紿俊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與
 人夾河而軍諸將帥皆集俊尚未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
 曰事當機會復何所待徑上馬元木鉄騎十餘萬分兩隅夾
 之而陣德曰賊右陣墜我當先犯之麾軍渡橋一將被甲躍馬
 一發斃之乘勝大呼萬斧如牆而進敵遂大敗退屯紫金山
 二復尾擊之劉琦謂曰吾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見禮
 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李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琪
 亦以驍勇聞

其衆補承信郎從浩解東京圍飛以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麾其徒進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可勝也有梟將舞刀而前迎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犯法將刑特爲奏原由是知名高宗卽位上書言敵方謂吾示弱宜乘其怠擊之宰相汪伯彥黃潛善坐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因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則金人不能窺河內而京師根本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補武經郎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將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上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喧傳金兵至飛堅卧不動旣而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與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單騎持丈八鎗刺殺黑風大王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死杜充代之遣飛戰胙城黑龍潭皆大捷從間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殲金將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兩束夜半熟四端而舉之金疑援至驚潰建炎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奮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充棄東京還建康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失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張用至六合遇李成皆敗之成遣騎劫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成奔江西與金人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請不納及充叛

降金諸將皆潰多行剽掠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邀擊至廣德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軍乘亂奮擊大破之駐軍鐘村無見糧忍饑不敢擾民兀朮攻崇州宜興令迎請飛移屯羣盜悉遁去避地者賴以免皆罔飛像祠之金再攻常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戰清水亭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夜令百人衣黑衣混金營擾之金兵驚終夜自相鬪兀朮次龍灣飛將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又破之敵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要害之地內宜選兵自固外仍益兵控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于苦嶺戰數十合皆捷張俊言于范宗尹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兼知泰州飛辭願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會金攻楚急遣飛代俊行而命光世援飛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獲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勢孤遂陷白剝待罪尋退保柴墟賊于南霸橋金大敗紹興元年李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於張俊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輕兵絕生米渡出不意破之必矣俊大喜因以爲前鋒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布陣十五里飛先設伏以待選騎二百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騎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敗走使人大呼曰不從賊者坐汝殺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進與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斬其將趙萬成聞自引兵十餘萬來遇於樓子莊復大破追斬進時張用方寇江西飛以書招之曰吾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降江淮

悉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留洪州彈壓盜賊建寇范汝為將攻撫州飛遣人植岳字旗於城門賊畏不敢犯已而賊黨逼建昌飛遣將討擒之擢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曹成擁眾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招降金字牌黃旗飛奏比年多命招安致盜力彊則肆力屈則就若不勦除未可已禍許之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帳下軍吏告糧盡飛陽曰始反茶陵已而陰縱謀歸報賊喜防益懈命士葺食潛趨未明至太平場破其砦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砦連控隘道眾十餘萬守逢頭嶺飛所部纔八千一鼓登嶺成奔連州其黨散走招降者二萬令張憲白賀連徐夢白邵道王貴白郴桂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韓世忠遣董取招之遂聽命赴行在時盛夏行師撫循有方士無死瘡獨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安撫李回檄捕劇賊馬友亦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宣諭劉大中奏令飛討虔吉廣惠英韶南建汀邵諸郡盜賊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迎戰躍馬馳驅飛麾戈即馬上擒之餘皆退保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遣死士潛入賊巢黎明奮擊賊潰殺山下而下騎兵圍之賊號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屠虔飛請宥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虔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萍鄉餘寇犯袁州授統領徐慶王貴方略未幾悉平秋九月自江州來朝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改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偏將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四年偽齊李成挾金

大入襄鄧。隨鄧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州軍皆破。湖寇楊么亦與齊通。欲順流而下。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疾。俟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問趙鼎對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除荆南岳鄂黃復漢陽德安諸路制置使。拜命渡江中流。顧幕屬曰。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鄧州。僞將荆超乘城拒戰。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其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成布陣迎飛。飛笑曰。步兵利險阻。而列平地。騎兵利平曠。而列江岸。雖十萬何能爲也。舉鞭指王貴。以長槍步卒擊其騎。指牛鼻以騎兵擊其步卒。戰合。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劉豫益戍兵屯新野。飛復與王萬爽擊破之。乃奏行營田候糧足。卽過江。勦殺又進兵鄧州。王貴張憲掩擊金將劉合亭董。僅以身免。餘黨高仲退保鄧州。一鼓擒之。又復唐州信陽襄漢平捷開帝大喜曰。朕素聞飛軍有紀律。未知其破敵神速如此。趙鼎奏湖北岳鄂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安。乃併隨鄧唐鄧信陽爲一路。移屯鄂州。授清遠軍節度。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术合劉豫兵圍廬州。帝手札命提兵趨之。時敵已驅甲騎五千逼城。見飛所張岳字與精忠旗。一戰而潰。五年入覲。授鎮寧崇信兩軍節度進武昌郡侯。母封國夫人。尋奉命招捕楊么。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表授武義大夫。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

語疑飛玩寇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今因敵將川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盡俘賊黨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佯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尚負四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不能行飛遣兵亟擊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議論功加檢校少保荆湖南北襄陽蘄黃等路招討使進封本郡公移軍鄂州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慕義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無以按察州縣乃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張浚至江大會諸師獨稱飛與世忠可任大事改武勝定國兩軍節度兼湖北京西宣撫使置司襄陽會母憂扶觀還廬山乞終喪表三上不許累詔趣視師又命節制河北首遣王貴攻虢州下之又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中原響

應會僞齊分道入寇帝慮諸將不足倚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疾甚聞詔即日啓行帝語鼎曰諸將知尊朝命可喜已而有詔止飛不進七年入覲拜太尉從幸建康詔以王德鄜瓊兵隸之諭德等聽飛號令如朕親行數見帝論恢復大略又手疏力言之帝召至寢閣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方圖大舉會檜王和遂止德瓊兵不以隸飛詔赴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臣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後等爾浚艱然曰後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

得共爲念耶即日草乞終喪令張憲暫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奏兵部侍郎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累詔還職力辭又詔幕屬造其廬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宗元言其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此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今尚未決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囚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川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俄聞瓊叛浚悔無及已乃詔飛屯江州飛知劉豫結粘罕而疎兀朮會得兀朮謀者謬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何不復來謀冀緩死詭服飛乃作蠟書言豫許我以寇江爲名誘致四太子于清河戒勿泄謀歸報兀朮果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

中原不報八年秋召赴行在命見皇太子賀曰社稷得人矣會
金請歸河南地飛言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檜銜之九年
以歸中原大赦授飛開府儀同三司上表力辭謂今日之事可
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
功行賞取笑敵人飛表謝有唾手燕雲之語會遣士懷謁諸陵
飛請以輕騎從備洒掃檜白帝止之十年金人分道攻拱亳劉
錡告急命飛馳援帝賜札設施方略一以委卿朕不遙度乃分
布方略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大兵長驅以闚中原將
發密奏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
意帝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所遣諸將相繼奏捷
大軍在潁川分道出戰飛自擁輕騎駐郟城往來督視兀朮大
懼龍虎大王議以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併力一戰有
詔飛密處自固飛曰金人伎倆矣日出挑戰兀朮合龍虎蓋
天與韓常兵逼郟城飛遣子雲與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曰不
勝先斬汝麀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先是金人選勁軍皆重鎧貫
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及是以萬五千來飛
戒步卒持麻札刀入陳勿仰視第砍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
遂大敗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帝以此勝今奈何復益兵來
戰部將王剛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望見黃塵蔽天亟自將突
騎擊走之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
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
軍罕索孛堇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
朮對壘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
葺治諸陵先是飛遣梁興等渡河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若韋

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
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
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官軍會其所揭旂以岳爲號百姓
爭挽牽車牛載糗糧以饋義軍真益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
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
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
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
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及諸將多率所部降龍虎大王至查干戶
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
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
渡河而檜議畫淮爲界以其北棄之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
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至機難輕失知飛
志銳不可回詔俊沂中先歸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
一日降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
一旦遂班師民遮馬慟哭曰金人悉知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
迎官軍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哭聲震野飛亦悲泣取詔示之
爲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奏處以漢上六郡閒田方
兀朮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
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中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
曰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
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旣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
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但拜謝而已十一年金復分道渡
淮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時
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

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
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
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敵望風而遁還兵于舒以俟
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時和議旣決名
三大將論功行賞飛獨後至檜與王次翁計授飛樞密副使位
叅知政事上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諸
將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楊么不獻俊與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
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金人攻淮西俊所分地也俊以糧乏爲
詞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馳解廬州圍加授兩鎮帝賜褒
札有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之語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逗遛之
說及同往楚州俊欲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恢復豈可爲退保
計俊變色又欲與分世忠背嵬軍飛義不肯適軍吏景著與總
領胡紉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其言檜捕著下
獄將以扇搖世忠飛馳書告之世忠見帝自明俊轉聞檜大以
爲憾又嘗不滿趙鼎之逐每對客歎息至讀檜奏德無常師之
語尤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
耶檜屢積恚怒會兀朮遺檜書汝朝夕以和請而飛方圖河北
必殺飛始可和檜深思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力謀殺之
諫議乃俟檜與飛有怨借中丞何鑄御史羅汝楫撫俊語交章
彈論飛亦累章請罷遂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怒猶
不已論張俊令劫王貴部曲誣告張憲謀還飛兵矯詔捕飛父
子下大理鞠問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翻然就獄鑄
鞠之閹無左驗裂裳以示背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
明其無辜改命高誣飛有書與憲且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

月卒無可證。或教嵩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頓爲言，嵩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逼孫革等証，證訐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歲暮，獄尚不成。至二十九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年三十九。雲與憲皆棄市，籍家貲，人口徙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又六人，布衣劉允升上書訟寃，下棘寺亦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雲與憲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荅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蠟書馳奏，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秦檜惡稱岳字，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容軍。飛性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侍疾，藥餌必親。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興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以賜飛，跋其後，指操奸賊而鄙之，尤檜所惡。感張所慰，死鞠其子宗本，奏以官。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檜死，議復飛官，尚持不可。紹興末，大學生程宏圖上書訟寃，詔其家自便復所敗州軍，仍舊汪澈宣撫荆襄飛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其官，以禮收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五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寶慶初，加謚忠武。五子雲、雷、霖、震、霆。雲飛養子也。年十二從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人。凡征伐未嘗不與，數建奇功。飛輒隱之，遇休舍，與將士披重鎧，習演，在陂跳濠，每臨陣，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所向無敵。攻隨，破鄧平襄，漢楊么，功皆第一。飛不以聞銓。曹檢舉始遷武翼郎，浚曰：岳侯愛子，以德朝廷，普賚惟公均得之矣。又特旨遷三資，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

邊璣崇資恐無以服衆不受穎昌大戰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遷忠州防禦使命帶御器械皆力辭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祗候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震朝奉大夫寔脩武郎霖子珂奉議郎守常塗兼管內勸農事嘉定間嘗彙次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出師應援先後皆有可考爲額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名金化粹編行於世

冊曰志氣用事認理認真血氣用事可屈可伸忘君非義事仇非仁偷生非智免死非臣毫髮有差吾志難徂上窮八表下徹九垓斯理苟同未喪斯人

張憲飛愛將初曹成破其黨有郝政走沅州首被白布爲成報仇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遣下隨州將王嵩不戰而遁復鄧州郟城二十里遇賊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遊騎突擊大潰從戰穎昌戰陳州皆大捷兀術頓兵十二萬於臨穎以憲繼楊再興破其兵八千元術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於臨穎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班師俱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優賞之卒無應者聞飛常欲斬王貴誘之貴不肯俊乃劫以私事貴懼而聽命有王俊者奸貪善告訐號鵬兒屢爲憲所抑檜使人諭之輒從俊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柄令告王貴檜意以三人皆飛部曲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上心不疑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吏王應求白俊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憲至俊親鞫煨煉使自誣得雲手書已焚之矣遂下大理檜矯詔名飛雲以證萬俟卨誣飛使子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

與憲書規還岳軍其書皆無有但以眾證具獄遂被害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有胡閎休者字良弼開封人爲太學生後補承信郎飛被誣死閎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又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政和進士調懷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釋奠先聖誤用下丁據禮正之監左藏東庫白內侍王道奴陰竊絹疋乞窮治人嚴憚之靖康初助李綱城守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李綱不當去朝廷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綱以點檢糧草從之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乞罷歸改三門白波輦運尋提舉淮東鹽事遷湖南運判始飛謀益造大舟拒楊么弼曰若是未可以歲月勝也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圖今欲目前見効宜破其所恃乃進構後投棄之說飛善其策進直祕閣時道殛相望帝命給錢及轉廣西鄂州米振之民賴以甦改直徽猷閣命代王彥時彥自荆移罪遷延不赴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委曲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尋除岳飛參謀官飛歸廬山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語諸將太尉甫離任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聞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張憲憲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久之進戶部郎官知荆南誘桃源劇盜伍俊許以靖州至則斬以徇遷祕閣脩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知處與黃州轉集英殿知福州平大盜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復移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岳飛之難以檜居永嘉弼游其門且爲檜用屢更事故獨得免世以此少之

牛皐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素以勇聞初爲射士翟興表補保義
郎累遷榮州刺史中軍統領果州團練使留守上官梧辟爲同
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嘗
四敗兀木兵劉麟合金步騎十萬至合肥諜言兀木爲殿人心
怖駭不知所爲會皐統兵適至廬州守仇忿動以忠義皐引二
千餘騎馳出所向披靡敵稍懼散而復集者三因免胄大呼曰
我牛皐也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潰轉西道招撫使寧國軍承
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飛之經略中原皐及王貴董先
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皆往東西京及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
又遣梁興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于曹州并
宛亭渤海廟董先姚政捷于潁昌劉政捷于中牟張憲復潁昌
淮寧府王貴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皐及傅選捷于
西京并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
政捷于西京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
等破金人于垣曲又捷于沁水迨至孟州之郟原金張太保成
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濟源喬握堅等復趙州
李興捷于河南府梁興在河北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木軍斷山
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後於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
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遇毒而卒年六十一或言槍使之楊
再興乃曹成將紹興二年飛破成入莫邪關再興走躍入澗張
憲追及之願就執見岳公飛奇其狀貌釋之勉以異日盡忠報
國再興拜謝六年遣至西京長水縣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
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
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僞齊

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郟城之
敗再興以單騎入金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
甚併力復來再興與王蘭復引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
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董千五百人再興遂戰死後獲
其屍焚之得箭箠並升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韜略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韜略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
宗臨軒闕試補下班祇應為清河尉從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
功遭時多難棄家赴闕招撫張所異其才擢為都統制使率裨
將張異白安民七千人渡河岳飛與焉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
郡金人數萬衆薄彥壘圍之數匝彥潰圍出諸將皆散歸彥獨
保其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
變夜寢屢遷部曲覺之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兵八字以示
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
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
受彥約束金人患之謀以大兵破彥壘首領泣曰王都統若堅
如鐵石未易圖也聞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留守宗澤澤召與會議乃將兵萬餘
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澤大喜令宿兵近甸
景帶親兵趨行在時朝廷已遣宇文虛中議和彥見黃潛善汪
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囚人心大舉北伐言辭
憤激忤二人意降旨免對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御營
平寇統領時范瓊為平寇將軍有逆節彥稱疾不就張浚奏為
宣司前軍統制富平之役彥言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
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閤與洋以固根本遇敵入

境檄召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猶未大失後不謂然彥乃請爲
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多盜加以饑饉
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彥舊部曲桑仲旣陷淮襄乘勢西向均房
失守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請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
道入蜀以就食耳彥不許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
立戰死將士失色請避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
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
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
士殊死鬪仲敗走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紹興元年李忠反擾
京西攻金州諸關賊皆河朔人驍果善戰彥不利退屯秦郊店
距郡城二十里令將士退伏山谷僞若遁者益募敢死士易麾
幟設奇以待越再宿賊至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
乾祐縣忠走降劉豫仲敗巡襄陽鳩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
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二道一攻注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
洵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
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口自
以親兵營馬郎嶺相持一月大戰六日仲大敗爲其所殺又有
王闢董貴祁守中阻兵窺蜀少者亦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
是冬僞齊經略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關師古併兵禦
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
年二月兀朮入侵召彥與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撒離喝自上
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
金均彥趨西鄉又攻饒風關彥與玠禦之不能却關破彥收餘
兵奔達州復遣兵至漢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五月丙

子遂復金州論功進保大軍承宣使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充歸
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其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授官
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復知襄陽浚奏為行營
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叅謀軍事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
江間母喪解官不許除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
州之料角與解潛有違言貶秩二等尋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
卒于官年五十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冒與賞將死
以家財均給之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稱名將方
撓於和議遽名還又奪兵柄使之治郡惜哉

翟進字先之與兄興字公祥河南伊陽人兄弟咸以勇聞應募
擊劇賊王仲號大小翟進初補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將
改河北第四將為劉廷慶先鋒與契丹戰于幽州石料岡盧溝
河皆捷又遇于峰山力戰彌日契丹潰去金人之難也致虛次
潼關以進統河南民兵收復西京至福昌遣兵襲金營遊騎往
來設伏擒之金逼靈山砦進父子兄弟與戰潰圍至高都集鄉
兵七百人夜行晝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關入擒偽西京留守
高世由再捷于伊陽白草塢都總管孫昭遠至洛陽以進戍澠
池界授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金犯白浪隘將渡河進破之
未幾洛陽再陷進在伊陽裒散亾纔千人金犯薛封選精銳三
百夜縱火斫其營焚死甚多又戰于驢道堰生擒金將翟海追
至梅花谷賊冀德韓清嘯聚南陽進間道擊之德降清斬于艾
蒿平進又勒兵抵龍門屢與金夾河戰乘勝入洛陽金人聚懷
衛蒲孟數州之眾薄城下奔諸門入進率士卒巷戰次子亮死
之遷武功大夫充京西北路兵馬都鈐轄尋授馬軍副總管升

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會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楊進號沒角牛者擁兵數萬殘害汝洛間邀擊之追賊數十里破四砦馬驚墜塹爲楊進所害興訴其事于朝贈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後五人興初補承信郎代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招討等使兼知河南與子琮圖報進仇時楊進屯烏臯山北興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邀擊于魯山縣進死餘衆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又引兵攻之俊棄城去退保繖蓋山興進攻免胄大呼我翟總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金犯河陽鞏縣永安軍琮與搏戰屢捷追至澠池詔授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轉武略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寓治伊陽時河東北雖陷土豪聚衆保險興遣蠟書結向密王簡王英輩皆願受節制奏上高宗嘉之甲授河東北路軍馬使令徧檄山砦山是汾澤潞懷豪傑皆應命金人入陝右興邀擊俘五十餘人琮生擒僞河東都統保骨遂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糧川紹興元年金重兵犯河南時軍乏糧就食諸道僅存親兵自衛人情震恐興授將彭玘方略設伏于井首金帥就擒遣將董先追獲鄧州人僞信王于商州殺之進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憚興遣蔣頤持書誘以王爵興不納陰遣人陷裨將楊偉以利偉納之以兵徑犯中軍奮擊興墜馬死持其首降豫事聞贈保信軍節度使興狀貌魁偉每以忠義激奮軍士食嘗不繼雜以菽粟藜藿在河南累年保護諸陵金人不敢犯詔賜軍名忠護琮沈勇有父風繼爲鎮撫紹興二年入西京擒僞齊留守孟邦雄三年遣統制李吉敗僞齊兵于伊陽又殲其將梁進之衆遂拔伊陽屯兵鳳牟山明年豫復取伊陽琮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

琳閣門祇候

張玘字伯玉世居澠池以家財募兵討賊從者數千人屬京西制置翟興禦金兵白浪口敵不得渡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史佐董先爲制司前軍統制每戰冒矢石爲諸軍先紹興元年金將高瓊取商州先禦之玘乘銳奔擊單馬至四皓廟金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敵披靡莫敢當是日九戰九捷追至試劔關爭門蹂踐死者百人明年春偕董先由藍田渡渭規取長安值僞齊經略李諤屯渭北與折合等董相爲聲勢玘陳兵華嚴川俄白氣貫日吏士驩奮戰于興平咸陽渭河石鼈谷時先軍乏食僞降豫玘知攝虢州王倚陰與豫合患之翼日倚詣玘議事叱倚下責以大義斬之并斬推官祁宗儒初劉豫常遣人持詔以玘爲商虢路兵馬都監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於是僞齊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

陳俊守白馬山謝臯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銳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三千一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彥直遁去便宜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董先歸玘還柄退就位時人義之翟琮言于朝真授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孟汝唐州馬步軍副總管擊金將副銳于唐鄧間先登殺獲千餘人未幾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鍾子義等累功進拱衛大夫玘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聞休史館賜詔褒美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海州圍急詔會鎮江都統張子蓋赴之環城數十匝矢石如雨玘戰于州北三里麾精騎衝其陣手殺數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圍遂解玘亦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贈觀察使官其

後九人廟號忠勇孝宗又命祠於戰所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
雄歿於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

冊曰人情轉移莫匪自失觀帝之初猶有可述奸檜亂邦
從茲一律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父仲武字子文熙寧中為涇原將夏人
犯天聖砮力戰却之吐蕃趙懷德叛潛遣二將設伏道左然後
扣其營羌果來追遇伏大敗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師行每持
重固壘因高永年易賊輕戰死之引咎自劾流嶺南尋貸其罰
以為西寧都護童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遜仲武計事率師
過河僕哥果約降索仲武一子為質即遣錫往孛與俱歸貫掩
以為功徽宗訪得實名對擢龍神衛都指揮使九子悉命以官
加錫閤門祇候尋遷仲武步軍副都指揮徐州觀察使保靜軍
承宣使瀘州軍節度使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
諡威肅錡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聲如洪鐘善騎射宣和間高
俅薦授閤門祇候高宗錄仲武後特召見奇之授閤門宣贊舍
人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西夏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
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知其才武選為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
富平之敗慕容洎叛攻環州浚遣錡往救金人大入破渭州錡
還救已無及乃走順德軍坐貶秩知縣州紹興三年復宮為宣
撫司統制分守陝蜀薦還除帶御器械尋為江東路副總管六
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鬪俱罷命錡
兼領之因請以彥八字軍及馬軍通為前後左右中與游奕凡
六軍每軍千人錡至是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除知廬州尋移
戍京口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年金歸三京

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率所部赴汴皆携其孥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驚曰此賊兆也至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諜報敵騎已入東京復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城中五月庚寅召諸將計事皆謂金兵不可敵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已陷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合遂命鑿舟沉之示無去意時守備一無可恃錡取僞齊所造癡車輪轅埋之城上又撤戶扉周蔽缺處焚城外民居數千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壬寅圍城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夜遣人擊之殺獲頗衆旣而葛王哀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出兵蔽羊馬垣爲陣敵縱矢皆自垣端上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神臂弩自城上或垣門射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破其鐵騎數十溺死不可勝計時受圍已四日金不能拔更移砦東村距城二十餘里錡遣驍將闞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敵人輒殲之又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令皆折竹若小兒吹以爲戲者人持其一爲號乘暗直犯金營電光所燭輒出奮擊電止則匿不動聞吹竹聲則復合敵不能測彼此終夜自鬪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會諸將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軍法有進無退矧敵營甚逼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矣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金兵數十萬

至城下營亘十五里鼓鞀震山谷。錡遣耿訓以書約戰。且曰：料太子必不敢渡河。請獻浮橋五所於河澣。濟師。兀木怒曰：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遲明果爲五橋於穎河。錡預遣人毒穎水上流及草中。敵旣濟。用長勝軍嚴陣以待。錡竟擊中軍。時天大暑。敵兵遠來疲。人馬饑渴。食水草輒病。而我士氣閒暇。皆番休。食羊馬垣下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又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持長刀銳斧入其陣。亂斫。敵乃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木白袍介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鉄浮圖。戴鉄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可進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鉄騎分左右翼。號揚子馬。專以攻堅戰。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深入斫敵。又大破之。血肉枕藉。車旂噐甲積如山阜。兀木至陳州。數諸將韓常以下之罪。皆鞭之。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充沿淮制置使。方圖大舉。以檜王和令錡還太平。出師之謀。遂寢。十一年。金復謀再舉。錡自太平渡江。抵廬。據東關之險。以遏敵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會楊沂中。王德用。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德旣破其右。錡連追之。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時命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決於俊

而錡以功驟貴諸將多嫉之故拓臯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濠州告急三帥邀錡會於黃連埠以援距濠六十里聞南城已陷錡謂俊本欲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曰善又聞敵已去錡曰敵得城而遽退此必有謀宜嚴備之俊不聽遲明錡軍至藕塘大軍已遇伏沂中遁滁州俊遁宣化錡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無恐請以步卒禦之宣撫試觀之麾下皆曰兩師已渡河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願昌孤城旁無赤手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乃城方燬後之軍爾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營擒斬十六人餘皆逸俊怒曰我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若賊爾俊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備員將帥有罪當請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而去山是退留之說起謂飛不赴援錡不力戰檜力主之罷知荆南岳飛留掌兵不許在荆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其名將不當閒廢命知潭州加太尉賜以湖南田復師荆南寨黃潭水斥腴田令流民自占者幾千戶三十一年金亮復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湖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屯于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整肅金人以增裏船載糧駐清河口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萬戶高景山來攻遣員琦拒于皂角林設伏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銀七萬以犒師會有疾其將王權不從節制自清河退兵屯瓜洲錡求解柄留其姪汎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俄詔防江遂還京口十一月金攻瓜洲汜以克敵射却之密院葉義問督師至見錡病劇以橫權錡軍督之

渡江鎬使人持黃白幟戒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余以重兵逼之汎先退橫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申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汎僅以身免鉗登高山望見黃幟久不舉嘆曰吾軍殆矣憤懣病益甚虞允文自擊石戰勝過江謁候問疾鎬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一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生我輩愧死矣名詣闕提舉萬壽觀鎬疑汎累已常懼有後命明年閏二月嘔血數升六年六月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帛諡武穆爲人慷慨深毅通陰陽家行帥避就有儒將風亮嘗枚舉南朝諸將姓名其下皆應答如響至鎬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下令有言鎬姓名者斬在揚州悉徹城外民居以白灰飾城壁徧書完顏亮死于此亮果見而惡之乃退居瓜洲之龜山寺人衆不可容以致大變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九

楊存中

祖宗閔父震

吳玠

弟玠子提

郭浩

父成

楊政

曲端

李顯忠

父永壽

王友直

魏勝

李寶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人祖宗閔爲路總管同唐重守永興城陷死之父震字子發弓馬絕倫爲安邊巡檢河東軍征賊底河上功第一從折可求討方臘追襲至黃巖獲賊將呂師囊進秩五等還知麟州建寧若靖康初契丹將小鞠鞞圍建寧矢盡力窮與子居中執中闔門死之惟存中從征河北得免存中魁梧沈鷺少警敏日誦書數百言力能

絕人善騎射學孫吳兵法語人曰大丈夫當立取功名不能俯首爲腐儒也宣和末應募擊山東河北盜積功至忠翊郎勤王兵起存中以萬卒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俊薦之高宗召見賜以袍帶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常以數騎入在城殺賊李昱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壯之亟呼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遷閤門祇候討賊徐明先登至帥將屠城存中力諫戮其渠魁郡賴以全轉榮州刺史赴苗劉之難遷貴州團練使御前右軍統領金人攻明州死戰破之以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從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存中言兵分則力弱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首破馬進于玉隆觀追至筠州成日將十萬衆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說俊曰彼衆我寡當出奇破之願以騎見屬公引步兵居前俊從之卽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步兵夾攻俘八千人乃戰未休諸將慮降卒有變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坑之還遷宣州觀察使二年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軍存中固辭言神武諸帥如韓張名望至重臣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上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癯居半存中漸脩軍政請拘神武卒借外用者悉歸軍中三年嚴州妖賊繆羅聚徒百人據白馬源殺王官命討平之除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五年改主管殿前司併統神武中軍六年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張浚請令存中以八隊萬人助韓世忠時劉猷犯定遠縣存中引兵二千襲敗之越家坊旣又遇於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復引勁騎五千使統制吳錫突其

陣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破賊陣亂賊錯愕駭視遂大敗猓以首抵謀王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從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所得賊舟車無算北方大恐捷聞遣中使勞賜論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也不允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年命為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夜將五百騎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歸遇伏橫奔而潰參謀曹勛不知存亾以聞上為震恐既而自壽春渡淮人心始安十一年兀朮復圍濠州詔為宣撫副使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兀朮戰于拓臯敗之金人死者萬計而濠圍猶未解既而城陷宣撫張俊召諸將謀存中請戰劉錡請退師據險俟賊去為後圖項之遣人覘敵云已去矣俊乃自以為功令

劉錡毋往命存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城中烟起遇金伏騎萬餘分兩翼出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追殺甚眾俊掩其敗錄拓臯功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俄為都護攢徽宗永固陵竣事拜少傅以保傅為管軍自存中始又請詣大學謁先聖尋封泰國公進少師奏凡重地皆有統制獨荆襄無之自此二鎮各置統制汪澈論其權寵太盛罷為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未幾金亮南侵邊聲日急復以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劉汜敗于瓜洲命往京口守江與虞允文協力拒敵亮死金人請和存中奏無遽許宜俟新王之命帝如建康復令扈蹕帝平時於諸將嘗假借而眷存中尤深濠廬之役恐有逗留親筆諭曰若不便進當行軍法孝宗立以其舊臣尤禮異之符離之敗復起為御營使時議割和尚

原以昇金人存中言此隴右要地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有之則可下兵秦雍曩時吳璘常力爭之今臣不言非特負陛下亦媿於璘也金人分攻淮甸詔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陞辭命坐賜玉鞍勒存中至集諸將調護之令更相應援不宜獨守分地帝賜札褒之曰諸將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朝議欲舍淮保江力持不可乃已金兵駐揚州或勸渡江進擊輒不應惟臨江固壘以老之尋許請盟乾道元年詔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奉祠以太師致仕于湖山之間脩葺園亭高宗御書水月以扁又于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二年卒年六十五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追念爲之出涕賻錢十萬爲人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餘年最爲寡過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選才勇不私部曲李顯忠以罪斥特奏復官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張最難以已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請謚祖忠介父忠毅賜二廟曰顯忠報忠祭許及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氏流落蜀隴日夜訪問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子傑工部侍郎倭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冊曰中人之性本無英發始終昵倚品量正合

吳玠字晉卿弟璘字唐卿德順軍隴中人少有志節知兵善騎射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擢隊將從討方臘及河北羣盜擢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建炎二年金人出大慶關略秦雍統制曲端令玠爲前鋒進據清溪嶺迎擊大破之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以

斬劇賊史斌領忠州刺史時尚未知名劉子羽參張浚軍薦其兄弟才勇浚名語大悅授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俄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擊敗金帥婁宿與撒离喝軍于彭原店金人整兵復戰玠敗績降武顯大夫浚惜其才復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轉忠州防禦使浚合五路兵大戰富平玠言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犄角相援須其弊而乘之又言地勢未可請擇據高阜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前阻葦澤敵有騎不能施何用他徒已而敵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與璘收散卒數千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時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與歃血各勉以忠義衆心始定或勸退屯漢中扼蜀口者玠曰我堅壁保此敵懼吾躡其後矣不敢越關而進是乃所以保

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約口會和

尚原折合先期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峽遇大風雨電遂遁去沒立攻箭箬關璘力戰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錄功拜明州觀察使內艱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婁宿死兀朮憤玠常勝謀必取之乃合諸路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營與官軍拒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勁弓強弩連發不絕繁於雨淫復以奇兵旁擊遏絕糧道敵困將走先設伏於神垓以待敵至伏發縱兵奮擊其衆大敗兀朮中流矢遁歸留撒離喝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浚承制拜鎮西軍節度使兼宣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懼玠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

以綴玠命游騎出熙河綴蜀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劉子羽以驛書招玠于河池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金人始謀玠在西邊故蹈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遂大戰於饒風嶺金兵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死則後者代玠用大石摧壓弓弩亂發如是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復募敢死士五千將夾攻會小校得罪導以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金人雖入三郡然亦失不償得未幾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進玠檢校少保充利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先是和尚原去蜀遠餉饋不繼復經營仙人關右殺狐平剝築一壘移原兵守之四年二月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自武階路入援由七方關倍道而至敵首攻玠營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刺以長矛金分軍爲二兀朮向東韓常向西璘率銳卒界其間隨機而發璘拔刀誥地語諸將曰死則死此有退者斬戰久軍稍憊金生兵踵至璘射以駐隊矢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以酒缶撲滅之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合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統領王喜王武又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射中韓常左目敵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捷聞授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錄功拜檢校

少師奉寧保定兩軍節度使十一月癸丑遣統制楊從儀等敗
金人于臘家城六年兼營田大使易節保平靜難二軍玠與敵
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十
餘萬斛又命梁洋守將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
歸業者數萬和議成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節制
陝西階成等州晚節頗多嗜慾喜餌丹石使人漁色於成都時
已得咯血病扶掖聽命帝憂之求善醫馳視未至卒年四十七
贈少師諡武安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東南之勢日亟玠身
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作廟于仙人關號忠烈淳
熙中追封涪王子五拱扶塢擴摠惟拱握兵 璘少從玠攻戰
積功至閣門宣贊舍人復以箭筈闕功最超遷統制專守和尚
原浚承制授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領康州團練榮州防禦
使知秦州節制階文二州敵爭仙人關以書抵玠言殺狐平地
淵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必勝玠從之急脩第二隘
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方交而退果攻第二隘諸
將欲別擇形勝以守璘奮曰諸君第恐之敵不久當退矣震鼓
易幟血戰連日金大敗去初金人決意謂蜀可圖自元帥以下
皆携孥來劉夔又豫之腹心也及是不得逞乃還據鳳翔授甲
士田為久留計不敢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
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紹興六年新置行營為左護
軍統制九年升都統制尋轉秦鳳路經撫知秦州玠卒代為宣
撫授神龍四廂都指揮使金人歸陝西地樓炤欲命璘與楊政
郭浩分陝而守盡移諸軍赴之璘言敵反覆難信懼有他變若
移軍陝右蜀口空虛倘敵自南山要我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

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待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焘從之。命璘與政兩軍屯內地，保蜀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旣而胡世將至，璘又言金大兵屯河中，止隔大慶一關，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右，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亾之秋也。時方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世將因其言抗奏，關得不廢。仍積糧魚關，倉但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若戒諸將毋得撤備。十年金果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政在鞏，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急召諸將議。參謀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兵三千迎敵，遣姚仲拒于石壁。若敗之，璘以書約戰。金將鶻眼郎君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撒離喝怒，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敗金統軍胡蓋于剡家灣，復秦州及陝右諸郡。時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用新立疊陣法。世將以爲然，遂用之。更迭戰，璘輕裘駐馬，隨所指麾，士殊死鬪。二將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之。城垂破，驛詔班師。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檜主之也。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賜漢中田五十頃。又分利州爲二，以爲西路安撫。治興州，徙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加少保，開府儀同三司金亮南侵，復拜四川宣撫使。屬有疾，肩輿上殺狐平，駐師青野原。金西路元帥合喜扼大散

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拒却之乘勝遣劉海復秦州金
守將蕭濟降又遣曹湫復洮州潘青復隴州金復攻秦州璘遣
子挺并統制向起擊却之俄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出兵漢中復
商號陝華等州攻德順久不下復遣仲與挺合東西兩路之軍
先壁于險璘自馳往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令先以百騎嘗
敵敵果空壁躍出我師得先治地回旋曲折無不一當百苦戰
久之至暮益奮凡八日而克又遣楊從儀復大散關屯兵和尚
原金白失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憤甚必欲再爭德順完顏悉烈
等引兵十餘萬自鳳翔來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來攻殺傷
大半終不能克孝宗卽位加少師用史浩言謂兵宿於外去川
口遠恐敵襲之詔璘退師金乘其後凡將士三萬生還僅七千
人三路復爲敵有隆興初拜少傅二年金侵岷州璘提兵至祁
山會講和而罷乾道初入朝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命皇子
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三年五月薨年
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諡武順上震悼輟朝兩宮賻贈如等
遺表願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守蜀餘二十
年隱然爲方面之重著兵法二篇大略言金有四長我有四短
當友我之短制彼之長今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戰制其堅忍
以駐隊強弩制其重甲以射疎及遠制其弓矢其說甚備至於
陣法有圖無書王剛中常談劉錡之美璘謂錡有雅量無英槩
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後果然其選將率以功有薦才
者璘曰兵官非嘗試何得輒見若以小善進之恐僥倖者獲志
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世謂名言 挺字仲烈幼以門功爲中
郎將詣行在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戰守之宜占對稱旨超授

右武郎兼御前祇候賜金帶尋差利路鈐轄前軍同統制璘總三路兵禦金挺願自力軍前璘以為中軍統制會合喜爭秦州挺破其治平砦督前軍統制梅彥麾眾直據城門而自率背嵬騎繞出敵後憑高突陣敵驚敗去挺不自為功狀彥第一士頗多之擢榮州刺史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德順之拔金空平涼之眾來援姚仲駐軍六盤挺獨趨瓦亭身冒矢石金捨騎操短兵奮鬪挺遣別將盡奪其馬遂潰勒兵追之禽千戶耶律九斤孛董等百三十七人敵遁去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抵城擊東南陬樓櫓俱盡降其將雷千戶以功授團練使又論龙亭功徙郢州防禦使金人再爭德順挺領騎迎擊却之遂據東山築堡以守敵為大車填隍而進挺以大木植道中車不得前拜武昌軍承宣使會議和旋軍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熙河路經略

安撫使乾道元年升本軍都統制三年入奏拜侍衛親軍步軍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父喪服除授左衛上將軍每因燕見從容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濟者孝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定江軍節度使至即首陳利害復軍中互市歲市羗馬七百匹騎兵遂雄天下所統兵卒就餉諸郡漫不相屬挺奏乞以十軍為名自北邊至武興列五軍曰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奕武興以西至縣為左右後三軍駐武興者中前一軍營部始井然十年加檢校少保光宗御筆獎勞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挺少起勲闕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遇小官賤吏故舊部曲輒降庭荅拜即失律誅治無少貸御軍雖嚴而能時其緩急拊循將士人人有恩

郭浩字充道玠同里人父成字信之爲供奉官元豐中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哆隘至城下有羗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命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平夏城成傍環五砦渭帥章彙使往守之夏人悲失地空國入爭自沒煙峽連營百里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分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逋二大會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併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賻以金帛官其子峇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旣沒廉訪使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榜其廟曰仁勇浩以蔭補三班奉職徽宗時充環慶路第五部將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遇夏人千騎來追手斬二騎還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种師道進築五砦平砦敵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冒陣而前矢中左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由是知名累遷忠州刺史欽宗進安州團練使以師道薦召對乞給輕兵間道馳滑臺擊余日時不能用問西事言夏人必乘間盜邊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紹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諱以自隨建炎初知原州二年金取長安涇守夏大節棄城遁浩適夜半至所將纔二百人金人聞其名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時敵交侵鄜延東屬金西北屬夏惟保安一軍德靜一砦屬朝廷浩聞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能犯浩去夏人復來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值張浚經略以浩爲秦鳳路提點刑獄知秦州時檄五路進師浩欲且自守

與玠議同王師果敗移知鳳翔保和尚原隨方捍禦以全蜀功
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往援饒風獲斬萬計遷邠州觀察使
徙知興元討平米倉山嘯聚饑民復知利州金兵十餘萬進窺
川口與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因按本路提刑宋萬年與
敵交通情辭與玠異由是不協徙知金州殘敵特甚戶口無幾
浩招幟流亡開營田便益以利諸軍漸以盈溢羨積十餘萬緡
朝議嘉之許凡奏請得以直達和議成授龍神四廂都指揮使
陝西宣撫判官樓焯行關中辟浩密院都統制拜奉國軍節度
使金剛耀州胡世將召浩會仙人原指授攻取之策遣裨將設
伏破之敵乃解去十年以知金州節制陝西軍馬兼措置河東
忠義軍十二年授金房開達四州經略安撫使十三年來朝加
檢校少保賜御府金器繡鞍官一子文資浩辭還帝嘉其意別
與一子翊職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諡恭毅淳熙初立廟金

州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父忠崇寧間與夏戰歿政甫七歲哀
號如成人毋奇之宣和末應募為弓箭手靖康初拒夏人稍知
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從戰和尚
原箭箬關與金兵日數十合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斬千戶一
酋長二遷右武大夫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遮擊之獲萬
戶一首領三百餘甲十八百六十加鎮恭州刺史有嫉政者言
其母妻尚在敵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金合步騎
數千柵魚龍川口政帥精兵破之升隴州團練使移知方山原
軍儲芻穀咸在金大軍來攻城且下擊敗之遷知鳳州從戰饒
風關凡六捷改明州觀察使守仙人關選甲士千餘出山谷斷

敵路使不得進金人變詐多端政隨機以應連戰百餘合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追至河池而還授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玠以金攻淮久命乘機帥師牽制至秦州一戰拔之撫定居民秋毫無犯改涇原環慶利路經撫三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母留北境政問遣人省視毋惟勉以忠義和議成始得迎母妻及兄弟歸詔封母為感義夫人政乞祠便養不許改經撫熙河蘭鞏路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金復渝盟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借統制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城南敗之獲戰馬數百母卒起復帥師趣寶雞渭水上以拒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胡世將奏其奮不顧身功效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又以拒胡蓋習不祝政引兵夜入隴州界敗金萬戶通檢子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欲攻拔其城通檢將精甲率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以為伏發驚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橋已絕遂擒之會和議成召還十三年來朝加檢校少保十四年分利州為兩路以為東路安撫拜大尉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襄毅政守漢中十八年脩復六堰廣灌溉之利漢江水決為害築長堤禦之心矜於民者不以軍旅輒廢故為吳璘裨將及分道建節仍執門下禮益恭世頗賢之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在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既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帥司調統制李庠與端捍禦庠駐栢林堡斥堠不謹為夏人所薄端力戰敗之整軍而還建炎元年婁宿攻陝西關龍大震端治兵守麻務鎮遣吳玠為先鋒據清溪嶺破之

追奔三十里遂下兵秦州除集英殿脩撰知延安府制司王庶授端吉州團練使充都統制端以前在耀州屢陳軍事不聽不欲屬庶金牒知二人不協併力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在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又十輩遣使往說皆不聽事益急庶又遣屬官曾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張彬問師期笑應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隨以取敗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是無陝西矣以端計之全陝西與全鄜延一路孰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拔華州端自分蒲城不攻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二水與玠會襄樂庶既不得端乃自收散亡卒往救比至甘泉延安已陷乃與官屬馳赴襄樂猶欲倚端自剖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入壁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然猶虛中軍以居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庭既而與彬及承受高中立同入見良久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因起歸帳庶留軍中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走見陝西撫諭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專制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縶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庶乃得去叛賊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玠襲執斌復自襲殺宗諤三年遷康州防禦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涇州朝廷自謝亮歸聞端欲斬庶疑有

叛意名爲御營司提舉端疑不行喧言且反無以自明宣撫張
浚方欲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以百口
保端不反復承制築壇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充宣司
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士衆歡聲如雷浚雖欲用端而未
測其意使張彬察之見端問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
兵已合財已備婁宿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
粘罕併兵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婁
宿一軍然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合五路兵觀其將士無以大
異於前彼旣因糧於我莫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使彼不
得耕穫必取糧河東不一二年敵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
屯宜祿聞玠前軍小却退屯涇州據險以防衝突余乘勝焚邠
州而去玠方怨端不爲已援端又劾玠違其節制浚復以兀朮
窺江淮議出師以撓其勢端又謂我軍未嘗習水戰難與爭鋒
宜訓兵秣馬自保疆土俟十年乃可端旣與浚異兼積前疑竟
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後因
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浚又叙端前功訓練有方起爲
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閩州欲復用端玠言端再起必
不利於公浚入其說亦畏其難制王庶又從而間之告端作詩
口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以爲指斥乘輿浚遂送
端詣恭州獄提點刑獄武臣康隨嘗忤端端鞭其背隨恨之入
骨端仰天嘆曰吾死矣大呼鐵象可惜數聲乃赴逮鐵象者端
馬也口馳四百里旣至隨令獄吏械繫糊其口脇之以火端乾
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人士聞者莫不

惜之軍民悵快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諡壯
愍生平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特以剛愎恃才凌物卒
自貽禍云

李顯忠字君錫初名世輔綏德軍青澗人由唐以來世襲蘇尾
九族巡檢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戎行金人犯鄜州經略王庶
募開者二人顯忠請行父以未嘗涉歷止之顯忠堅欲往遇敵
十七人夜宿陶穴絕下盡殺之以還庶大奇之補承信郎充隊
將由是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父子以官永奇
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豈肯為彼用嘗密戒其子曰汝得乘
機卽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會劉豫令帥馬軍赴東京乃密
以蠟書達行在久之兀朮馳萬騎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
間顯忠欲執以歸爲竹刺傷馬不果俄授承宣使知同州乃金
人在來驛路永奇教以伺便擒其酋渡洛渭山商號歸朝無何
金帥撒里喝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船後期不
得渡與追騎戰屢勝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推撒里喝下
山巖顯忠長驅而北至鄜城遣人告父孥家出至馬超谷口爲
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僅與二十六人奔夏國言
其父母妻子之仇願得生擒撒里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時有
酋豪號青面夜叉久爲夏國患令顯忠圖之請以騎三千晝夜
疾馳掩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卽爲出兵命文臣王樞武臣
嚄訛偕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顯忠
與官吏觀赦書列拜大哭衆皆哭乃率舊部八百餘騎往見夏
使諭令歸國嚄訛不從顯忠知勢不可舉刀斫之不及獨執王
樞夏以鐵鷄子軍來追力拒之揭榜招兵書紹興九年行至鄜

州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里喝在耀州聞其來一夕遁去宣撫吳玠遣張振來諭兩國議和慎勿生事可量引軍赴闕遂至河池見玠從行使臣崔臯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皆撫之曰忠義如君第一除爲本軍指揮領承宣使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勅金帶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資給鎮江田以臯輩充將佐兀朮犯河南命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偕李貴同破靈壁縣及犯合肥手詔與張俊會至孔城鎮適拓臯之捷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來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至臨安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檜意降官奉祠三十三年復寧國軍節度使金亮渝盟詔起顯忠爲池州都統制移軍舒州除御營先鋒遣統制韋永壽孔福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敗金將小韓將軍于大洲俄又增兵來顯忠躍出自旦至午勇氣百倍以大刀斫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掩入淮者不可勝計會王權棄軍和州詔以顯忠代王權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至橫山澗與金射鵬軍戰韋永壽死之敵兵亦敗走以功擢太尉淮南京畿等處招討制置使至管侍衛馬軍司公事仍賜五子金帶孝宗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金亮變後山東河北豪傑蠢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諸郡地太行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挈地歸朝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爲內應請自宿毫出師趨汴京由汴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鄜延一路素熟威名必皆響應舊時部曲數萬可起以取河東督府張浚乃命渡江由濠梁渡淮至徙溝琦背約拒戰

顯忠率將士力鬪敗走之遂復靈壁中原歸附者踵接邵宏淵
圍虹縣未下遣所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
皆來附六月兵傅宿城金人來拒斬其左翼都統及兵數千追
奔二十餘里宏淵至稱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然陰心不由
已心不相能顯忠方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不從顯忠引麾
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入城巷戰又斬首數千擒
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舉寄居官劉時攝州事捷聞授開府儀同
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宏淵欲發倉庫犒士顯忠不可移軍出城
祇給見錢士多不悅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晨薄城顯
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退走翌日益兵至請
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乃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都
統及千戶萬戶斬首五千餘俄復增兵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
邵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被
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
呼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
遁顯忠移軍入城殿司前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
州統制荔澤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
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羊馬墻平敵兵二十餘上城東
北角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始退宏淵聲言金添生兵二十萬
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勢不可仰天歎曰天未欲
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
潭州安置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尋移撫州
乾道初還會稽提舉台州崇道觀復防禦觀察使浙東副總管
賜銀絹綿五年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上奇其

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奉興國宮祠紹興居住在淳熙四
年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襄 韋永壽與子
承節郎世堅同死贈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世堅亦贈三官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幼諳兵法紹
興三十一年金亮渝盟友直結豪傑勤王徧諭州縣得衆數萬
分爲十三軍自稱河北安撫以統之其徒王任爲副九月戊子
進攻大名撫定衆庶遣軍帥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將由
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腹心倚爲應援明年
正月除友直檢校少保領天雄軍任領天平軍皆節度使穀左
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昇右朝奉大夫直祕閣汝霖通直郎
直祕閣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旋與敵遇相拒淮北後率所部渡
淮見上于金陵賜金帶章服資及三子友直恥恢復未遂自乞
改復州防禦使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詔借張子蓋援海
州大書一旗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軍
扼歸道橋子蓋麾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水死圍遂解轉宜州觀
察使孝宗受禪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喜之辟建康前
軍統制隆興二年宣諭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他軍戍者敵
至輒退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友直益整暇自
持乾道元年移鎮江御前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轉
承宣使殿前都指揮神龍四廂主管步司公事淳熙元年授奉
國軍節度使賜中都第并平江田燕射咸預五年因募民充步
司兵軍民喧鬪上怒降宜州觀察使信州居住卒年六十一贈
檢校少保

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徙居山陽多智有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

手金亮敗盟朝廷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二
百北渡淮取蘄水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
復規取海州爲守高文富遣兵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責
以大義城上民間之莫有禦者遂擒文富民皆按堵勝權知州
事遣人諭胸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
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益募忠
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卽其其事報境上已乃助統制董
成直入沂州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受金圍砦首滕晷告急於
勝提兵往解救其圍時起義雖久朝廷尚未知會李寶遣其子
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隨寶詣行在白
姓名金亮與兵渡淮慮勝况其後分軍數萬來攻與寶同擊于
新橋大敗之奏功授關門祇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
統遣其子昌同峒崕山首領張榮持旗榜益結山東忠義勝善
用大刀能左右射揭旗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卽退走初尚無
州郡糧餉府庫倉廩惟經畫市易酒課權鹽勸糶豪右環海州
縣度可攻取處築城浚隍阻塞關隘恆如寇至未嘗一日懈弛
方糾集遠邇徭勞士卒會亮被弑議和撤戍轉勝知楚州詔專
措置清河口勝况知金人以舟載器甲糧糗自清河出欲侵邊
身帥忠義士拒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復率
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增生兵來勝與力戰又
遣人告急寶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爲陣令步卒
居前騎爲殿語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至淮陰束十八
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詔葬
鎮江立廟江口鎮賜號褒忠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昌承信郎賜銀絹第宅田百頃劉寶坐削兩鎮沒入貶死瓊州
孝宗嘗語樞臣人材須用而後具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
才。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夜身從海道來歸亮將渝盟奸民倪詢梁
簡等教之造舟且爲鄉導使蘇保衡爲統軍造舟潞河將由海
道入蘘錢塘諜聞高宗語宰臣曰李寶頃因名對詢以北事歷
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其才必可用迺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督海舟捍禦事急復名
對上問用舟幾何寶曰百二十艘兵幾何曰三千皆閩浙弓弩
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粗備願亟發賜以衣帶鞍馬尚方弓刀
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遣子公佐與將官邊士寧先往
潛伺動靜虛實時西北風勁軍士爭言非利言下令敢沮者斬

BOOK 115

